神秘的轉學生

科幻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24
牧童出版社

眉村卓 著
徐漢斌 譯

神秘的轉學生

科幻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24
牧 童 出 版 社

眉村卓 著
徐漢斌 譯

牧童少年文庫24
神秘的轉學生
眉村卓 著
徐漢斌 譯
科幻故事

科幻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24
牧 童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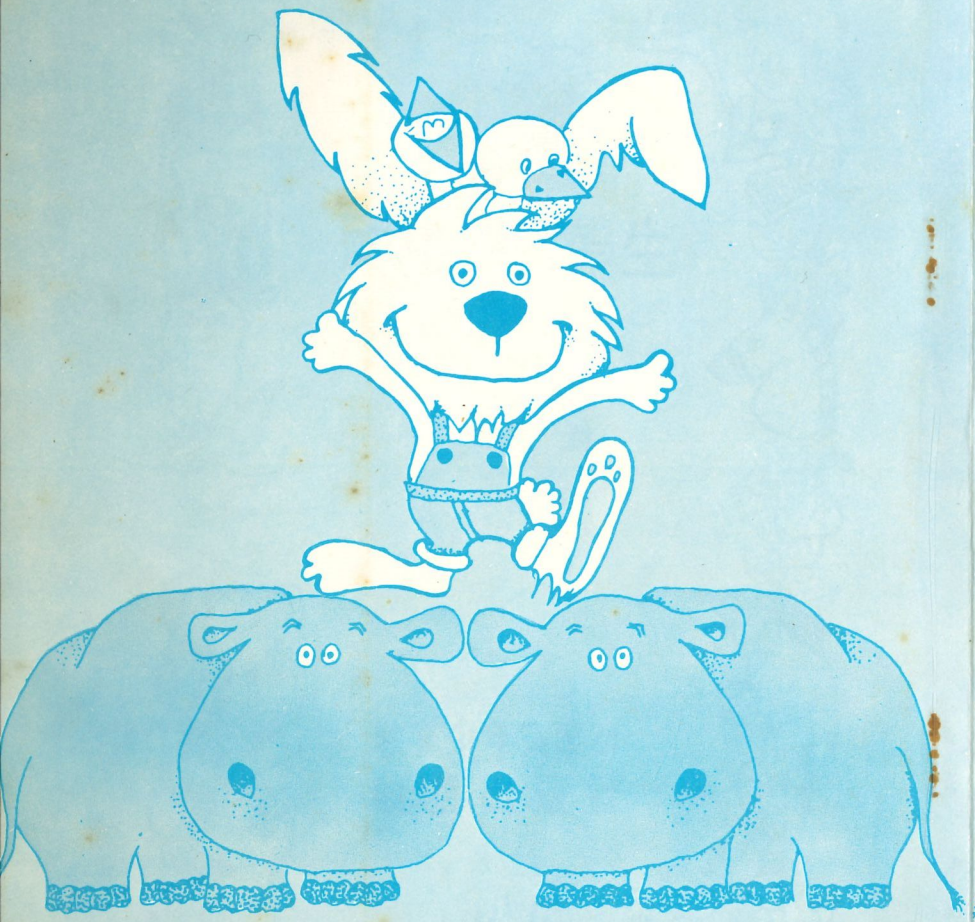
牧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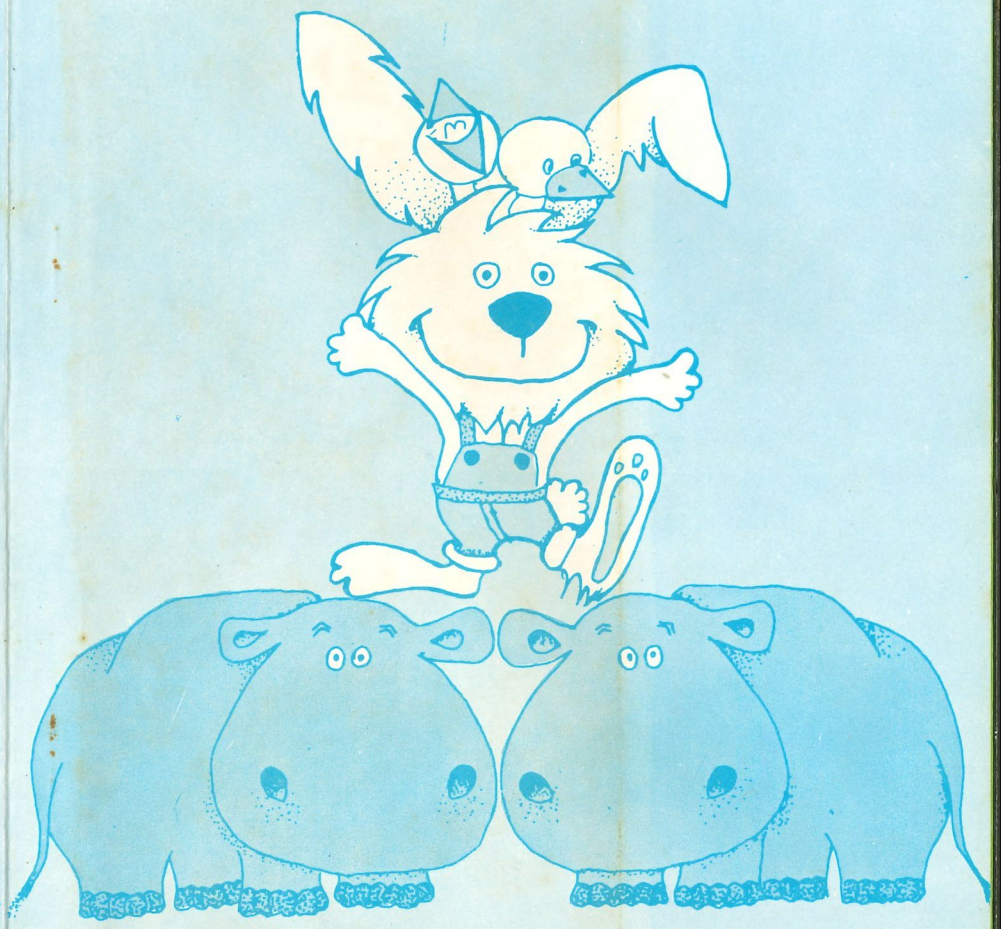
神秘的轉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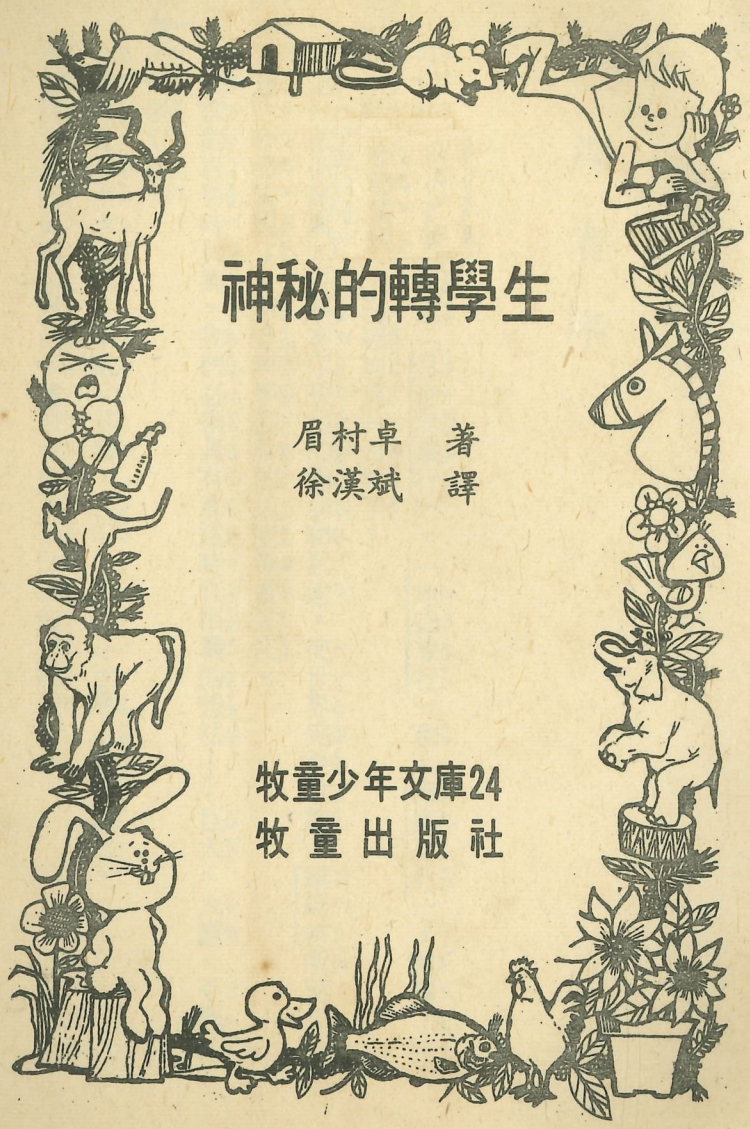
開學了，一羣神秘的學生突然轉進日本一所國中。他們長得面孔秀麗、身材俊逸，有如希臘石彫。不論功課、勞作或體育，各個出類拔萃，超人一等。極其怪異的是：他們非常敏感柔弱，恐懼一切現代科學產物，甚至雨或飛機。因爲，他們曾在另一個世界飽受摧殘。地球，是他們渴望的歸宿，但是誰能接納他們？

東京上空，一架飛機被亂流捲入『時間口袋』裏，乘客們跌進了一九九九年的世界。他們眼見的地球是一片混亂，外星人恣意殘殺我們的同胞，同胞們卻温馴如同羔羊。地球人會因此毀滅嗎？二十年後的我們又將如何？一讀本書，你將得知圓滿的答案。

封面設計／游呈欣







神秘的轉學生

眉村卓　著
徐漢斌　譯

牧童少年文庫24
牧童出版社

譯者序

自從法國人維爾努寫成「月世界旅行」、「地底旅行」和「海底旅行」，開闢了科學幻想小說的世界以來，已經約莫一百年了。

在這一個世紀裏，科學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達，使世界完全改觀。維爾努所預言的科學幻想大部份實現了。而且科學發展的速度還會更快。

在這樣的科學時代裏，我們必須具有和這時代相稱的想法——巨大、大膽、不囿於常識的科學幻想力。

在當今世界兩大強國——美國和蘇聯，科幻小說也是世界上最興盛的。

相信這本書能成爲親愛的年輕讀者創造明日的部份能源。

這本書收譯了日本科幻作家眉村卓寫的兩本書——「神秘的轉學生」和「被侵略的都市」。書中的人民有時被稱姓，有時被道名，例如「岩田廣一」，有時被人叫成「岩田」（比較客氣），有時被叫成「廣一」（比較親切）。希望讀者了解這點，不致於把一個人當作兩個人而感到迷惑。

目錄

譯者序……一
神秘的轉學生……一
奇怪的少年……三
轉學生……七
綠子姑娘大輸……一二
就要下雨……一八
輕蔑的視線……二一

六四〇號房的客人……一一五
典夫的設計……一三〇
奇怪的同夥們……一三三
亂鬥……一三九
不只此處……一四四
憎恨的眼光……一四九
我去……一五五
是不是不適應者……一五八
不得了啦！……一六五
射擊事件……一七〇
不能住在這個世界……一七三
全體消失……一三八
室內空空如也……一九一
別離……一九七
再見……一〇八
綠子的悲傷……一一七
你怎麼了？……一二二
回來了……一二四
怎樣守護典夫……一三二
從屋頂下來……一三七
回來的人們……一四〇
創造明天……一四四
最後的上課……一五一
被侵略的都市……一五六
不愉快的預感……一五八

都市廢墟……一六七
地下運動的人們……一七五
恐怖的電影……一八五
時間口袋……一九六
向侵略者挑戰……二〇六
回到和平的地球……二一八

神秘的轉學生

人物表

岩田廣一　住在大阪一個社區。阿南中學二年級學生，担任班級委員，聰明而沈着的少年。

山澤典夫　搬到廣一家隔壁來的少年，面孔端正，美得有點過份。運動和讀書方面都具有驚人的才能，但是却害怕放射能和噴射機的轟隆聲。

香川綠子　廣一的同班女同學，和廣一很要好，是學校的桌球選手。個性明朗而柔實。典夫轉學來了之後，漸漸對典夫有了好感。

大谷老師　廣一他們的班導師，嚴格，但慈祥，是自然科的女老師。

奇怪的少年

一個晴朗的星期日。

吃完早餐，廣一立刻拿出球棒和手套，開始作出門的準備。

「哎呀，你要上那裡去？」母親問。

「我們有班際比賽。」廣一一邊看時鐘，一邊回答：「我不能再耽擱了。」

「功課都做好了？」

「廣一自己會負責。」父親在裏進的房間一邊摺報紙一邊說：「住在這樣的住宅區裡，如果不運動，身體會變鈍呀。」

「我走了。」廣一砰的一聲把鐵門關上，向走廊走去。雖然說是走廊，其實是所謂

市區住宅型的，左右兩邊都是通路，排列着好幾個門。

廣一一邊走出去想搭電梯，一邊若無其事地觀看隔壁的門。

門上掛着門牌！

一一直到昨天這裡還是個空房，不知什麼時候有人搬進來了。

他躡足走近那間六四〇號房，不知什麼時候搬進來的沙發和冰箱等等整齊地排列着。不僅如此，還有人們的談話聲。

眞奇怪……廣一不解地左思右想，要搬這麼多傢俱進來，一兩個小時是不可能的。那麼，是昨晚還是今天黎明搬來的……？

但是他不能思考太久，因爲有輕盈的脚步聲從裡面走過來。

一瞬間，六四〇號房的門打開了。

出來的是和廣一年紀差不多的少年，可是無論怎麼看，這個少年都不像是普通的日本人。頭髮和眼珠都是黑的，但是那端正的臉龐，結實的肌肉，都會令人想到希臘的彫刻，是個美少年。

「有什麼事嗎？」少年說。

「……沒有什麼事。」廣一清醒過來，點頭爲禮，走到自動電梯的前面。

但是，少年似乎有什麼事，和廣一一同進入電梯了。

這個情形有點怪，因爲廣一和剛才自己窺視的那家的人同乘一個電梯而電梯裡沒有第三個人。兩人沈默不語，任由電梯把他們載下去。

突然響起砰噹一聲，同時電梯裡面變成一片黑暗。

好像是停電。

廣一咋了一下舌頭，正在趕時間的時候遇到這種事，只好走出電梯而走樓梯。

廣一用手摸索緊急停止的按鈕，但是大吃一驚而回頭，因爲突然閃過一道閃光。這閃光似乎是少年的袖珍電筒發出來的。那道光漸漸收束，變成很小的光圈後，少年把電筒轉向電梯的門。

突然，廣一聞到塗料燒焦的氣味，接着電梯的門變成紅色，開始慢慢熔解。

「你！」廣一吃驚而制止少年：「按鈕就在那附近，不必在門上開洞！」

「少管我的事！」少年喘息着把好像是雷射的光的焦點激烈地移動。

「住手！」

廣一怒喝時，電梯的燈忽然亮了，同時兩人感覺又開始慢慢下降，只是一次非常短暫的停電。

廣一把眼睛湊近門，門上約莫十公分平方的塗料掉了，有了一個小洞。

「你想幹什麼？」廣一說。

但是當他把眼光轉到少年身上時，不禁噤口不語。

少年的眼睛奇怪地張得很大，那張面孔醜陋地歪曲着，好像對誰憎惡。

廣一背脊發涼。

這個少年是什麼樣的人……？有這麼美好的身體和面孔的人，在電梯中只被困了一會兒，就拿出這樣危險的東西——最重要的，這樣小的工具能使金屬熔解，廣一不曾聽過，也不曾見過。

門開了，到一樓了。廣一不顧背脊貼在牆壁上還在那裡發喘的少年，而逕自拿起球棒和手套跑出電梯，他不能管那奇怪的少年了。

可是，廣一和那少年的關係並不能就此結束。

這個到第二天星期日就明白了。

轉學生

大家各隨己意地翻着筆記或讀着課本。

第一堂課已經過了十分鐘，女老師大谷還沒有來。

「大谷老師太晚了。」鄰座的香川綠子向廣一耳語：「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教室的門開啓，老師進來。不，不只是老師一個人，老師後面還跟着一個學生。

廣一茫然地盯視着講壇，那個學生是誰？原來是昨天那個奇怪的鄰居少年。

班上稍微嘈雜起來，因爲大家有點吃驚於少年的美貌。

「岩田，你在做什麼？」大谷老師用尖銳的聲音問道。

廣一突然醒覺，他是班長。

「起立！」廣一叫喊：「敬禮！」

二年三班的全體學生吵吵嚷嚷地坐下來。

「今天我要給班上介紹一位新的朋友。」老師叫少年站在講壇上。「他叫做山澤典夫……從東京轉學來的，他第一次到大阪來，所以請大家和他友好相處。」

然後老師把手按在少年的肩上，說：

「山澤，你就自我介紹吧。」

「我叫做山澤典夫。」少年微微一笑，靜靜地說，態度和昨天截然不同：「沒有什麼興趣，也沒有擅長的學科。我討厭粗暴蠻橫的人，我希望在這個世界——不，在大阪儘量和大家友好地處下去……。」

「是個美男子。」香川綠子說着，注意到廣一的表情，她現出奇怪的神色問道：「哎呀，你怎麼啦？」

「沒，沒，沒有怎麼樣。」廣一回答。

這時，正在說話的典夫的視線落在廣一的身上。

廣一回視典夫，典夫的面頰痙攣。

很奇怪地靜默了一會兒。

「好，坐到你位置上去。」大谷老師說：「浪費掉不少時間了，我們開始上課。」

大谷老師一開始講授自然科，大家就好像忘記了典夫的事，開始拼命做筆記。這所

阿南中學因爲升學率高，在大阪很有名。正因如此，學生如果心不在焉，成績會忽然降落，所以不能吊兒郎當。

老師在黑板上飛快地寫字、畫圖，不停地講課。在她說話之間，也不斷地詢問學生，如果學生答不出來，她就依次詢問後面的學生，而使學生一刻也不能大意。

廣一一邊做筆記，一邊看了一眼坐在前面的典夫，然後大吃一驚。

典夫沒有做筆記，不僅如此，連課本都沒有打開，只是交叉着兩手靜靜地聆聽老師的話而已。

「岩田！」老師的聲音飛過來：「太陽是怎麼樣的星球？」

廣一被突然一問，站着注視老師的臉，茫然。

大谷老師歪歪頭，因爲廣一變成這個樣子是很少見的。老師把視線移開，指着山澤典夫說：

「山澤，你說。」

典夫一下子站起來說道：

「太陽嗎？」

「你不知道？」

「知道。」

「那麼你說吧。」

典夫面無表情，用彷彿背誦的語氣回答：

「太陽直徑約地球的一百零九倍，就恒星來說，是屬於GO型的中型星球，是第一種族的一份子。位置在銀河系的邊緣，和其旋轉同時每秒……。」

「好了。」老師兩手鬆弛無力地垂着，現出奇怪的表情：「我沒有說那麼多……。」

典夫微笑，沒有回答。老師挺起胸膛，現出嚴厲的表情。

「可是，你起碼要打開課本，而且，你沒有筆記本嗎？」

典夫點頭，從書包裡拿出一本很大的筆記本，說：

「有。」

「那就好。」老師又轉身向黑板。

這是怎麼回事？……廣一想，典夫剛才的口氣好像他老早就知道老師講課的內容。而且……確確實實，在剛才致辭的時候，山澤典夫不是說“大阪”，而說成“世界”。這件事越想越奇怪。

「岩田！」香川綠子悄悄提醒他：「你在發什麼呆？」

廣一聳聳肩，又把臉朝向老師。

綠子姑娘大輸

第四堂結束後，大家匆匆忙忙吃完午飯，就跑到運動場。

「岩田，要不要打乒乓球？」綠子說。

「今天我要向你報仇。」

「乒乓嗎？」

當然廣一也喜歡打乒乓球，不過，對手是綠子的話……。

「岩田，你介意別人的風言風語是嗎？」綠子直爽地說：「我知道大家在說我們之間怎樣怎樣，可是我們即使在意也沒有用呀。」

說的也是，如果在意的話，反而會被人說得更……，這點廣一也很清楚。還是放輕鬆點比較好。

「好的。」他喊道：「打乒乓吧！」

「我順便替你邀山澤。」綠子望望教室外面。山澤典夫正在校園的一角，注視着雜草。

「山澤！」綠子嚷道：「要不要打乒乓球？」

典夫撫弄那些雜草一會兒之後才慢慢抬起臉來。他不知道在想什麼，現出神經質的表情後，歪頭道：

「乒乓球？」

「你會打吧？」

「唔……我想我會看。」

「眞是不頂用。」綠子笑了。「也可以，反正你來吧。」

三個人走到桌球台旁的時候，已經開始在打球的同班同學們臉上露出惋惜的神色。

「這是岩田和香川呢。」

「眞可惜……這麼一來，輪不到我們打了。」

「如果不甘心，就要把球技練好。」綠子坐到等待輪流的位置後嘲弄地說。

輪到綠子了，她畢竟是校隊的隊員，一下子就把一直打贏的同班同學打敗，然後開朗地、不客氣地說：

「那麼，岩田……今天我不輸你。」

廣一拿起球拍。

綠子開球，球疾速地飛來，廣一用切球打回去。綠子殺球……但是球碰到球網掉下

來。

「打得好。」綠子說。

比賽一進一退，一邊得分，另一邊立刻也得分。

但是，大概由於綠子已經先打了一場，比較熟手，她漸漸領先。廣一好容易把分數拉到各得十九分，還是被連續攻進兩球而敗退。

「還是打不過妳。」廣一搖着球拍笑笑地說：「下面該誰？」

典夫迅速走上來說：

「大概該我。」

「拿球拍的樣子好怪。」廣一看着典夫的手說。

「我就這樣打。」典夫說。

他拿球拍的方法既不是握手式，也不是拿筆式。

他站到球台前。

「不要緊嗎？」綠子說。

典夫點頭，大概覺得有點囉嗦。

綠子打出她拿手的發球。

一瞬間，球台周圍的人們發出歡呼聲，廣一也懷疑自己的眼睛。典夫打回去的球就有那麼快，而且在球台邊緣跳起來，在綠子改變姿勢前就落地了。

「……好厲害。」綠子睜大了眼睛：「好，不再輸你了。」

但是結果却沒那麼好。典夫閃電般左跳右跳，激烈打球。六比零、七比零、八比零……

綠子一點也不是對手。

「你從前當過選手吧？」完全輸掉的綠子喘噓噓地問。

典夫靜靜地含笑說：「不……我這是第一次打。」

「第一次？」

「乒乓球這個東西……」典夫害羞地回答：「我今天第一次打。」

誰都沒說話，大家只是靜默地注視着典夫。

就要下雨

十天後，典夫已經成爲班上衆望所歸的人了。他不做筆記，但是被問到任何問題都能夠輕易回答出來。加以運動方面是萬能，而且是任何人一看就會讚嘆的美少年，那有不衆望所歸的道理？

因此，一向領導着班上的廣一就完全失色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是，典夫却照舊不和大家衷心相好，動輒離群，這點怎麼想來都很奇怪。雖然有人和他說話或邀請他的時候，他會陪，但是他却絕對不會主動要做什麼。

秋季運動會快到了，有一天，爲了商議運動會的事，廣一叫大家放學後留下來三十分鐘。

「大家會留下來吧？」

廣一環視全班，只有一個人舉手。

「我不能留下來。」這個人是典夫。

「有事嗎？」

「不是這個原因。」

「那麼，留下來也可以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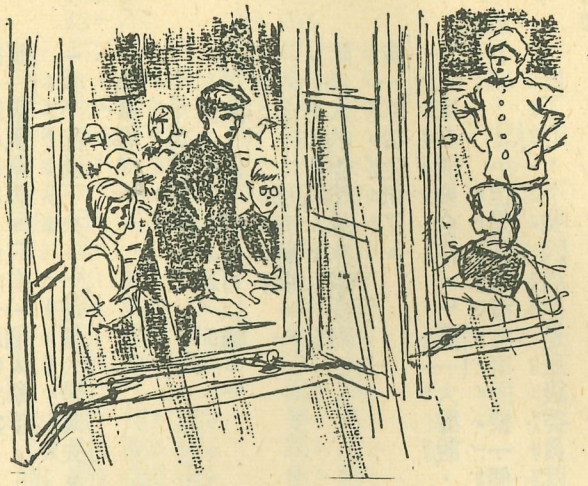
「可是……那有麻煩。」

兩個人的爭論越來越激烈

廣一終於生氣了。

「大家都說要合作。」廣一大聲說：「你如果能說出理由就算了……譬如要去家舘，或看家……。但是如果沒有事而要一個人回去，就令人覺得有點那個。」

「好了吧，不要因爲你是班級委員就要連這個也干涉。」戴着眼鏡叫做平野的女生嚷道。



「對，對，班長橫暴。」

「我們要實行個人主義。」

「大家等一下。」綠子站起來：「我想岩田和山澤各有各的立場，但是儘說那些話有什麼用？用這時間來商議事情怎麼樣？」

全體贊成。

「好吧？」廣一說。

「我有困難。」典夫望着窗外，發出欲哭的聲音。「就要下雨了……我沒有帶雨傘來。」

「笑話！」廣一終於生氣的罵道：「從學校跑到住宅區連三分鐘都不要，雨算得了什麼？」

再度瀰漫着沈悶的空氣。大家沈默地聽着岩田和山澤爭吵。

「哎呀，眞的下雨了。」綠子嚷道：「好大的驟雨！」

典夫身體顫抖，注視着窗外的暴雨。

然後細言細語地說：

「那雨中含有核子試爆的輻射塵……我怕的就是這個……這個對我是致命的……。」

廣一茫然注視着典夫的樣子。雨中含有的輻射塵對他是致命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要說太誇張的話。」廣一吃驚地說。

「不是，不是，不是！」典夫大聲喊道：「我說的是眞話！」

輕蔑的視線

運動會的商量結束時，已經是黃昏了，剛好雨也停了。

「很好。」綠子向山澤典夫微笑：「如果你剛才沒有留下來，你一定在路上淋雨了。」

「不過，嚇壞我了。」典夫自言自語似地說出感想。

「雨中含有的輻射塵那麼可怕嗎？」

「住口！」廣一喝罵，因爲他發覺典夫的表情不尋常了。

典夫注視着剛才取笑他的同學，臉色變了，身體顫抖，眼中充滿了憎恨。

（——和那個時候一樣。）廣一毛骨悚然地想，典夫的面孔和搬到那天看到的一樣可怕。

可怕的沈默，大家被典夫的視綫釘住而楞住了。

但是幾秒後這種緊張就崩潰了。

這是因爲典夫突然採取隨便的姿勢，說：「大家……怎麼那麼笨？」

「你說我們笨？」

「是啊。」典夫開始慢慢地說：「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什麼？就是科學的過火引起人類的自滅……大家好像不介意雨中的放射能，但是那放射能是多麼可怕？……你們沒有想過嗎？」

「不懂。不懂。」廣一轉而反擊。

「不懂？」

「是的。」廣一看着典夫充滿輕蔑的臉，繼續說：「你是在憎恨科學的過火，憎恨核子爆炸和放射能雨吧。」

「當然。」

「好，你聽我說。不錯，我們或許受着文明的過火所引起的損害……但是，我們却因此能坐噴射機和單軌火車，使用電化製品……當然太厲害的過火或許不好……但是，我們必須作某種程度的忍耐。」

典夫的雙頰痙攣。

「你是……。」典夫咬牙切齒：「你是白痴。」

「白痴？」

「是的，這樣的電化製品和文明利器……還不如沒有。你們感覺遲鈍，所以沒有什麼感覺，對我們來說，原始世界要比文明世界好得多。」

「驕傲！」廣一不禁抓住典夫的胸口，揍典夫的臉：「你可以沒有電力、自來水、報紙？沒有這些也可以生活？最重要的，你上次在電梯中使用的奇怪工具也是文明的……。」

但是廣一沒有說完，因爲典夫突然轉身，跑出已經轉暗的校門。

「岩田！你好野蠻！」綠子嚷道。

「不，我對他的……。」

「說不定，」一個同學說：「說不定山澤再也不來學校了。」

廣一聳動着雙肩喘氣，一面注視着典夫跑出去的方向。他覺得頭昏腦脹，心情不舒服。

六四〇號房的客人

就像那個同學所預言的，過了三天，山澤典夫還是沒有來上學。

「岩田。」有一天上課前大谷老師說：「你住在山澤隔壁吧？」

「是的。」

「山澤怎麼樣了？」

「不知道。」

「聽說你揍了山澤？」

「……。」

「馬上就是期中攷了，然後就是運動會，你打算放著他不管嗎？」

「可是，我……。」

「住口！」大谷老師正言厲色地說：「我問大家，你們放着山澤不管可以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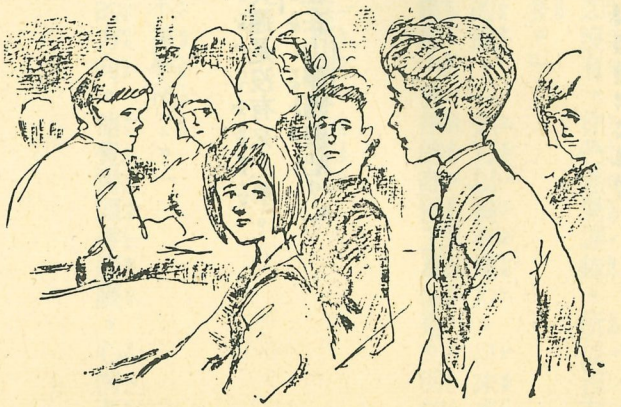
香川綠子站起來。

「我認爲岩田卑鄙，他對山澤使用了暴力，所以應該向山澤說句問候的話。岩田既是班級委員，又住在山澤隔壁，更應該多想想。」說完，綠子一邊坐下來一邊對廣一說：「我本來以爲你是很有男子氣概的。」

全班吵吵嚷嚷。

「我今天到山澤家去。」大谷老師宣佈：「我想請岩田一起去，怎麼樣？」

「贊成！」



「負起責任來吧！」

這種聲音此起彼落，廣一咬緊牙齒聽着。

「我也要一起去。」綠子說。

「沒有這個必要吧。」老師柔和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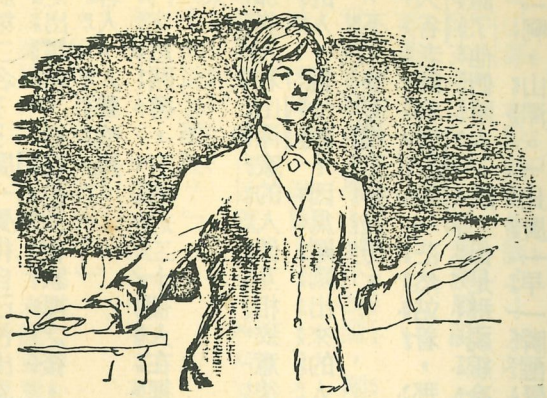
綠子的臉慢慢紅起來。

「打開課本。」大谷老師環視教室後說。

放學後，廣一和大谷老師一起走向住宅區。

他無論怎麼想都提不起勁，而澈底討厭山澤典夫這個少年。

爲什麼討厭，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不定是嫉妒，但是又好像在生理上先就有了厭惡感。山澤典夫和別的同學有根本不同之處——



—體型很好，臉龐俊美，而在運動和學業上出類拔萃，上一次攷試，廣一就被典夫超過，變成第二名……廣一覺得自己沒出息。

走出電梯，把書包放在家裡之後，廣一就和老師並排站在六四〇號房門前。房內大概有客人，人聲嘈雜。

門突然開啓，有將近二十個人在裡面，全都是帶着小孩的男女，大概有十組，一起走出來。

那些人和山澤家的人們互相致意後，走向電梯，但是廣一立刻知道了那些人並不是普通的人。爲什麼？因爲剛剛出來的人們面孔和山澤一家人一樣，全都是端正得像希臘彫刻，不，簡直端正得過份。

大谷老師和岩田廣一茫然站着，那奇怪的一群人從他們兩人身旁走過，其中有一兩個人瞅了他們兩人一眼。但是那視線冷得可怕，好像懷有敵意。

「啊，山澤。」比廣一早一瞬醒覺的大谷老師對着那將關起來的六四〇號房的門喊道。

一度關起來的門又再度打開一點點，典夫的臉探出。

「山澤，有點話和你談……。」

「回去吧！」典夫皺着濃眉說：「我和老師、岩田之間沒事可談。」

「可是……。」

「我明天開始上學。我不說謊，剛才大家商議決定好了。」

同時，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老師和廣一嚇得目瞪口呆，楞楞地站在那裡。

「不知道怎麼啦？」

「還是……。」廣一的心中有了某種無法說明的不安的影子。「剛才山澤說『大家』。『大家』指的是誰呢？」

「這麼說來，很奇怪。」老師聳聳肩。

「老師，」廣一以極認眞的語氣說：「山澤說不定是……。」

「咦？」

「從別的世界來的。」

大谷老師笑出來，說：

「難道會有這種事？雖然山澤有點特殊，但是不會有這種事吧。」

廣一沈默了，因爲他發覺如果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反而自己會失去信用。

典夫的設計

期中攷試結束後一個星期，運動會快到了。

在班和班的對抗意識很强的阿南中學，每年到了運動會的時候，各班都會準備拱門，並做啦啦隊的練習。二年三班拼命努力準備有了代價，終於能做成一個非常漂亮的拱門。

當天早晨，廣一他們在校園裡一邊裝設拱門一邊看看別班的拱門。

「總覺得本班的最好。」大家說。

「山澤的設計太棒了。」有人說。

典夫羞赧地搔頭。

「啊，那個……。」綠子突然發出怪聲。

大家一看，在校園的一個角落裡，一年五班的拱門正要被豎立起來。那個拱門的花樣是一棵樹上盛開着花……和二年三班的拱門太相似了。

「那邊也有！」又有一個人喊道。「三年二班的也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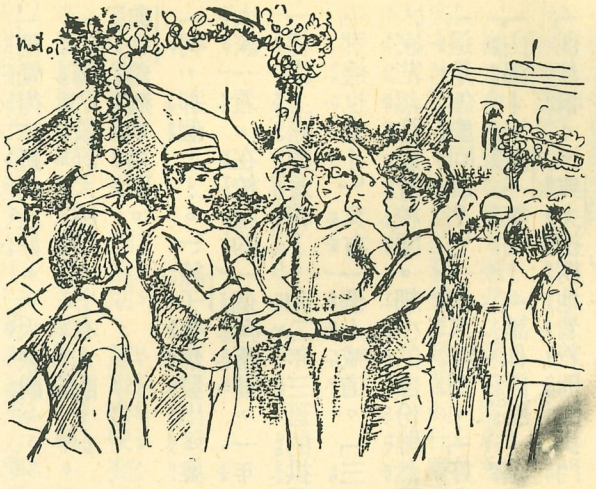
大家茫然注視着校園。細小的部份雖然不同，但是整個構想是相同的。

「這是怎麼回事？」一個人嚷道：「好像是商量好的嘛。」

「山澤！」廣一怒喝：「請你說明，這是爲什麼？」

「偶然嘛。」典夫楞楞地看着別的拱門：「怎麼會有這種事？」

「你模仿了別班的？」廣一緊逼着說：「你老實說，你模仿了別人的……或誰模仿



了你的……。」

「不是。」典夫搖頭：「這是偶然的，偶然變成這樣。」

「胡說！」

「岩田！」綠子插嘴：「你這樣不是對山澤很失禮嗎？」

「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綠子生氣地說：「這個主意是山澤昨晚想出來的，山澤在大家的面前畫的。別班的一樣，那是偶然呀。」

「對！」

「這是沒辦法的！」

班上的人都支持綠子。

廣一咬着嘴唇。的確如綠子所說，山澤沒有時間模仿別人或讓別人模仿。

「我錯了。」廣一說。

「你居然懷疑別人，岩田，你近來有點怪。」綠子用力地說，然後把手高高舉起，說：「好，馬上就是入場儀式了！大家走吧！」

全班由典夫和綠子領頭著。

廣一默默地跟着，現在班上的領導權完全離開了他的手。

奇怪的同夥們

比賽開始後，校園裡充滿了歡呼聲。以班級爲單位的得分表被掛出來，學生們專心致意在自己參加的項目中盡最大的努力。

尤其是典夫的活躍正如大家所預料的出類拔萃。他雖然在團體比賽中常常亂了團體合作，但是在個人項目中却讓專門選手望塵莫及。

隨着時間的過去，部份班級的成績開始遠超別的班級。當然，二年級中，現在以三班的成績爲最高。

「喂，廣一。」有人拍廣一的肩膀。

廣一停止觀看比賽，回頭一看，父母不知什麼時候站在那裡。

「你們班成績非常好嘛。」父親說。「二年級裡面，你們班優勝了。」

父親一面說話一面把廣一帶到校園的一個角落，突然悄聲說：

「今天的拱門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爲什麼。」廣一搖頭。

「好像有許多拱門偶然做成相同的。」

「很相像。」母親把眼光移到校園：「一年級有兩個，二年級有一個，三年級有兩個。」

「而且有那種拱門的班級全都優勝。」父親若無其事地說：「奇怪。」

廣一覺得好像心臟被刺了一下。

父親說的沒有錯。

豎立了相似的拱門的班級分數都遙遙領先。在團體比賽中還沒有這麼明顯，在個人項目中那些班級都得到無法比較的好成績。

「因爲太奇怪，所以我剛才問了老師。」父親點頭說：「結果，老師說有那種拱門的班級都有好手，而且好手全都是轉學生。」

「什麼？」

「這麼說，隔壁的典夫也是其中之一囉。」母親說。

廣一茫然若失地望着校園裡顏色繁多的拱門，他籠統的疑惑不知什麼時候變成了確信，這點連他自己也知道。

「我去一會兒。」廣一說着，立刻跑向二年三班的位置。

奇怪……太奇怪了。不僅僅是一個山澤典夫，這個學校有典夫的好幾個同夥嗎？

必須直接和典夫談談，想起來典夫的確是超越常識的學生。所謂超人，是駕空的世界裡的語言，如此典夫不就是超人嗎？

廣一氣喘噓噓地回到同學們所在的地方，喊道：

「山澤！山澤！」

「山澤爲了參加學年對抗的接力賽，已經到入場口去了。」一個女生告訴廣一：「啊，要開始了。」

觀衆充滿了期待和興奮，注視着選手進入起跑線。廣一凝目看看選手，感覺到一塊沈重的東西沈下心底。

沒有錯。

繫着二年級最後一棒跑者帶子，坐在那裡的當然是典夫，而在典夫左右的一年級和三年級的代表的確是典夫的同夥。如果只看一眼，他們的面孔就好像兄弟一般，個個都面孔端正，身材優美……廣一把視線移到女子組的最後一棒跑者，情形也是一樣。在一年級和三年級隊伍的最後面有和典夫一樣的美少女在等着。

起跑！

首先是女生的學年代表開始跑。的確不愧是學校裡的頭號跑者，跑得非常快，眼看着繞了校園一圈，把棒子交給下面的跑者。

在同班同學們的叫喊聲中，廣一却靜靜地交叉着兩手看着賽跑。第二跑者把棒子交給第三跑者又交給最後跑者。

歡聲突然增加了一倍。一年級代表和三年級代表彷彿是汽車似地跑起來，速度非常驚人，不到十秒，就跑過了一百公尺。

整個校園瘋狂似地騷動起來，每個人都不知道在叫喊着什麼。

廣一眼睛不眨地注視着比賽，他的預感成爲事實，典夫的確有同夥。

二年級的代表跑到四分之一圈時，另外兩個已經跑了半圈，還在疾跑中。

但是，這時發生了異變。

噴射機從學校上空低飛過去，那轟隆巨響和校園內的叫喊聲重叠的一剎那，跑者就離開跑道，直接跑向校舍。

驚人的還不只這個。等候着的男生跑者——典夫他們反射地站起來，突然跑向校舍。

校園沈入異樣的沈默中，但是一瞬間之後，大家都口裡不知喊着什麼，一起湧向校舍。

亂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最先不相信自己眼睛的廣一清醒後猛然跑起來。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在運動會的高潮捨棄比賽而逃走的選手們……在學年代表領先的時候，僅僅因爲噴射機的轟隆聲就……。

廣一跑到的時候，人牆崩潰成波浪而湧向校門。

「抓住他們！」有人喊道。

（不可以，）廣一一瞬間這麼想。（這樣只會使騷動擴大……大家正被群衆心理驅使着。）

他把男學生擠開，不斷向前走去。

當他好容易看到前面時，嚇了一跳，站住了。

三年級的學生擋着校門，逃走的五名學生被從後面追來的一大群和前面的三年級學生挾在中間，進退維谷。

「站住！」三年級學生怒喝：「喂，你們是什麼意思？」

這幾個三年級學生是學校裡粗暴得有名的。他們因爲自己的班級得分很低正在焦慮不安的時候發生了這個事件，所以迫不及待地想找碴兒打架。

「回去！回到運動場去！」

「可恥！你們這樣也算是阿南中學的學生嗎？」

「你們這些轉學生，我們早就看不順眼！」

五個學生注視着節節進逼的三年級學生，一步又一步地往後退。

但是後面是蜂擁而至的一大群學生和父兄。

五個人站住了。

「喂，你們想反抗嗎？」

「不是。」典夫喊道：「只要你們讓開一條路就沒有事。」

「不要說夢話！」三年級的一個學生魯莽地走過來，想抓典夫的前襟。

同時有一道光閃了一下，是典夫從口袋裡拿出了東西。

廣一一看着，心裡湧起了回憶。對了，是典夫剛剛搬到廣一隔壁時候的事。那時，只因爲停電一會兒，典夫就使用了這種離奇的熔解器。

沒有時間容廣一再想，否則可能發生無法挽回的事情。

廣一立刻跳到兩人之間。

「你幹什麼？」

「不要打架！」

廣一想喝罵時，有一個人用鉤拳打過來。

廣一蹲下去，跳到對方的脚邊，抓住一隻脚，用力站起來。

對方身體在空中飄了一下，砰的一聲摔在地上。

「決鬥的幫手嗎？」三年級的學生嘲笑。

「你是班級委員嘛……怎麼庇護那些破壞運動會秩序的傢伙呢？」

「不是。」廣一說：「絕對不是。」

可是沒有時間說明，三年級的學生彷彿發現獵物似地突然衝向廣一。

（果然他們的愛校心是表面的。）廣一心裡面笑了。（他們是隨便拿個理由想引起騷動。）

於是，他的心靜下來，他看了一眼，發現放棄了接力賽的選手和典夫五個人交叉手注視着自己。

火花飛過廣一的眼前，他挨了拳打。他隨手抓起一隻脚就掃了過去，接着把自己被抓着的左手往前一推，被推開的人又再度衝過來，廣一一扭腰，來一記過腰摔。

對方的身體一個旋轉後摔在地上。

「好驕傲！」

廣一立刻受到群攻。面頰、頭和腰……，肚子上挨了重重的一擊之後他躺下了。

他抱住頭躺着，等待脚踢過來，但是一直沒有。

他慢慢地抬起臉，三年級的學生已經被他的同級生和老師們制止了。

（幸虧……）他想，同時昏了過去。

不只此處

聽到遙遠處有許多人的聲音。

廣一呆呆地睜開眼睛，夕陽透過窗框淡淡地落在地板上。

這裡是救護室。

「呀！」有了聲音：「甦醒了。」

廣一扭頭一看，看到父親和母親的臉。

「痛不痛？」父親問。

聽父親這麼一說，廣一發覺纏着繃帶的頭和手有點痛，他微微地點頭。

「那些傢伙都是三年級臭名昭彰的吧……。」父親說，「不過聽說你相當勇敢。」

「做了這麼粗暴的事……要是有個萬一，怎麼辦？」母親說。

「不要再講他了。」

「可是……。」

「男人就是這樣的。」

聽着父親和母親爭論，廣一茫然注視天花板，然後閉上眼睛，好像父親、母親和學校的大多數人都認爲廣一庇護了那五個轉學生。

但是，即使加以說明，又能怎麼樣？而且，廣一不會忘記那五個人被追到校門時的表情。他們以好像對世間的一切絕望了的暗淡眼光注視着從後面追來的同學，尤其是典夫的表情……。

那五個傢伙當時或許在害怕吧？廣一想。

想起來，全是奇怪的事。廣一第一次目擊典夫的奇異行動是在電梯中停電的時候，然後是典夫說怕被含有放射能的雨淋濕的時候……接着就是這次噴射機的轟隆聲。

一定有什麼……廣一想，典夫和那些轉學生一定有祕密。

「大家怎麼樣了？」廣一睜開眼睛後說。

「聽說你的傷勢沒有什麼不得了。」父親把廣一的意思弄錯，說明道：「我們請老師們讓運動會繼續下去。……大概快要結束了。」

「哎呀！」突然有很大的聲音傳進救護室。

「噢，大谷老師。」

大谷老師向廣一的父母道歉了幾次之後轉向廣一。

「不要緊吧？醫生說傷勢沒有什麼不得了……只發生了輕度的腦震盪……。」

「已經不要緊了。」回答的是父親：「再過三天就會好。」

「謝謝你了，岩田。」大谷老師說：「如果你沒有插手，整個學校就會陷入亂鬥……你阻止得好。」

「可是，這樣奇怪的事件一定會成爲大問題。」母親嘟喃着說。

大谷老師對母親這句話不肯定也不否定地點頭。

「那些三年級的學生已經被訓導處的老師叫去了。」

「好像報紙和警察方面的人也來了。」

「嗯，奇怪的就是這點。」

「……。」

「他們說本校不是頭一個發生這樣的事件的學校。」

「什麼？」廣一很吃驚，坐起來：「別的地方也發生過同樣的事件？」

「廣一！」

「沒有關係，老師，別的地方發生的是怎麼樣的事件？」

「大阪市內的……。」大谷老師說：「小學和高中一共十幾個學校爲了同樣的轉學生發生了各種事件。」

「……。」

「調查的結果，全都像洋娃娃那麼可愛，學業和運動方面都出類拔萃，而且……」老師悄悄看窗外。父親、母親和廣一都摒息等待下面的話，老師接着說：「那些轉學生好像全都是同一天搬到大阪市內的。」

這一下廣一可吃驚了。同一天搬來，是偶然嗎？不，沒有這麼巧的事，廣一說：

「奇怪。那些小孩的戶籍怎麼樣？」

「本籍是有的，據報社的某個人說，他們全體的本籍都是東京千代田區。」

「……。」

「我總覺得這個問題不是阿南中學單獨的問題，因爲事情太奇怪，警察方面似乎請報社的人在事情未明朗前暫時不要報導。」

「那麼，報社答應了嗎？」

「唔，」老師搖頭，「以前那些事件很小，不足以上報，可是這次事件不知道會怎樣？」

「到底他們想怎麼樣？」廣一說，「他們大概想互相勾結，把大阪怎麼樣吧！」

「不知道。」連大谷老師也只能搖頭了。「今後會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

他們只能談到這裡爲止，因爲運動會結束了，同班同學湧進了救護室。

憎恨的眼光

廣一的傷勢並不嚴重，因爲年紀小，又只有擦傷和瘀傷，所以運動會第二天放假後，就完全復原，能夠上學。

廣一進入教室，發覺班上的氣氛已經突然改變了，一言以蔽之，大家都對廣一非常厚意。

「已經好了嗎？」綠子問。「聽說被打的很厲害，是嗎？」

「岩田，你那天表現不錯。」一個同學說。

「我嚇壞了。」另外一個同學聳肩。

廣一被大夥兒圍着，看了一眼教室的一個角落。

典夫就在那裡，孤獨地坐着看着這邊，當他的視線和廣一的視線接觸時，他的眼睛就往下看。

廣一心裡有點得意，那個高傲的典夫居然表現了那種態度。廣一甚至於忘記典夫沒有來問候自己的傷勢，而對典夫有了好感。但是廣一也知道，這是對無論如何掙扎仍舊是互相競爭的對手的優越感所引起的感情。

但是廣一沒有想到第一堂課一開始就會發生出乎意外的事情。

「啊，岩田。」大谷老師一進教室就看到廣一：「你好了嗎？」

「就像這樣，」廣一站起來敲打自己的身體各處讓老師看：「五體健全。」

大家哄然大笑。

「因爲營養好。」有人說。

老師微微一笑，然後對典夫說：

「山澤，你有沒有向岩田道謝？」

「我想沒有這個必要。」典夫輕聲回答。

於是，班上本來很高興的氣氛一下子變得很沉重。

「可是，山澤，他救了你呀！」

「對，對。」同學們吵吵嚷嚷地說。「在運動會進行當中逃走，即使不是三年級的也會生氣。」

「我每一次都能把那種傢伙打敗。」

典夫這句話使整個教室騷動。

「卑鄙！」

「別說大話！」

到處響起這種聲音。

典夫還是站着不動，注視全班。

（就是這種眼神）廣一想：（燃燒着憎恨的眼神）

「我的確太輕率了。」典夫開始說：「我的確是被噴射機的聲音嚇得逃走……可是爲什麼這樣就必須挨揍？爲什麼大家就用那種眼光看我？」

整個教室靜得鴉雀無聲。

大谷老師也拿着課本和粉筆吃驚地注視着典夫，她好像是被典夫出人意外的話嚇呆了。

典夫繼續說：

「我，不，應該說我們，現在每個人都已經知道……我們無論如何被那些傢伙包圍，也沒有關係。我們有癱瘓鎗，只要使用這種東西，那種傢伙十個或二十個……。」

「喂，岩田，癱瘓鎗是什麼？」香川綠子嘴快地耳語。

「就是神經麻痺鎗，在幻想漫畫裡常常出現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需要別人來救……一提到我們的事情，大家就笑……有什麼奇怪？聽到噴射機那樣激烈的聲音還滿不在乎才奇怪。」典夫的聲音漸漸悲壯起來：「大家不知道，不知道那可怕。」

「這話怎麼說？」好容易清醒過來的大谷老師茫然地問。

「飛彈呀！」典夫的語氣顯得很激動：「大家住在原子彈……氫彈……中子彈……飛彈不知何時會在頭上爆炸的世界，居然還能夠滿不在乎。這個D－15世界果然科學稍爲落後，但是反正是時間問題……早晚會發生核子戰爭……雖然我們本以爲這裡可以不發生核子戰爭……。」典夫哭了。「……你們之中有人知道核子戰爭的恐怖嗎？閃光……倒斃的幾百萬人。帶着痛苦在傳送機上流着的男女……一刻一刻迫近的死灰……一面滅亡一面瘋狂地飛出去的報復性火箭……是血！是被燒爛的裸體！那矗立在空中的、粉紅色的、半球型的雲……救命啊！」

「不要再說了！」大谷老師用力搖動典夫的肩：「山澤！」

「……我，我……。」典夫喘氣，開口又閉口：「逃呀……。」

「振作點！」

典夫長長地喘了一口氣說：

「是的……這裡還沒有發生核子戰爭……我失去了理智，對不起。」

教室裡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人發笑，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咒罵，大家只是默默地注視大谷老師和典夫。

大谷老師慈祥地對跌坐在椅子裡的典夫說：

「不舒服嗎？」

典夫點頭說：

「對不起……我可以早退嗎？」

「可以。」老師說：「你的家很近，所以你身體舒服以後再出來也可以。」

「是的。」典夫乖巧地收拾好課本後，提提蕩蕩地站起來。

「我送你。」廣一不覺喊道。

但是典夫只是微微地搖頭說：

「不必了。」

從關門到脚步聲遠去的一段時間內，教室裡寂靜得彷彿一座死城。但是，出乎意外地，有一個人長嘆似地說：

「他看過眞正的核子戰爭！」

這種事情可能有嗎？廣一毛骨悚然地思攷。

那聲音也好，表情也好，典夫的確像一個實際經驗者。他剛才不是好像看着飛彈飛來飛去，所有的都市汽化掉的世界嗎？」

如果眞是這樣，謎就可以解開了……。對於經常受核子戰爭的恐怖威脅的人，即使聽到汽車的輪胎爆裂聲，也會現出恐怖的神色吧。

可是……廣一搖搖頭，如果是這樣，那麼典夫是從那裡來的呢？在這個地球上還沒有發生那種狀態，而且典夫說這裡是D－15世界。謎還沒有解開，反而變得更深奧了。

我去

那天晚上。

和平常一樣因爲補習而晚歸的廣一回家一看，父親和母親正在餐桌邊悄悄地不知交

談着什麼。

「噢，是廣一呀。」父親說：「看看這個吧。」是一份晚報。

「發生了什麼事嗎？」廣一一邊問，一邊看報紙。突然一個很大的標題跳入了眼瞼。

「在大阪出現的天才少年少女」

標題旁邊寫着「完全是一個謎」，「無法用常識說明的許多行動」。

廣一嚇了一跳，屏息把這個消息讀下去。

果然寫的是典夫他們的事情。報紙記載着：最近搬到大阪來的少年少女擁有令人想不透的優秀頭腦和運動神經，其眞正面目沒有人知道，並舉出許多例子。

廣一一面讀着報紙，一面想起今天學校裡發生的事情。那時，典夫發狂似地說着核子戰爭的恐怖，他的樣子和語氣充滿了現場的逼眞感和恐怖。

廣一想，無論怎麼想，那都不是演戲。那時典夫好像實際看到那種世界末日，甚至於流着眼淚喊叫。

「廣一，怎麼啦？」父親問。

於是，廣一把今天的事情簡單扼要地說了。

「奇怪。」父親說。

「眞可惜。」母親說。

「可是，我認爲山澤說的是眞事。」廣一一面思索一面說：「連我們都覺得毛骨悚然。」

「總之，從今以後，隔壁會受到各種人的訪問而感到煩惱了。」父親說：「雖然無論如何，山澤一家人是絕對不想接見他們的。」

「我到隔壁去看一下。」廣一出人意料地說。

父母親吃驚地看兒子的臉。

「去幹什麼？」父親說。

「你還沒吃飯呀。」母親說。

「不必吃了。」廣一抿着嘴唇。「而且我得告訴他今天學校裡的事情。」

「唔……不知道怎麼樣。」父親懷疑。「我想他們也不喜歡被隔壁的人干涉打擾。」

「不過，我試試看。」這時廣一已經在玄關穿好了涼鞋。「我回來後才吃飯，請媽幫我準備好。」

是不是不適應者？

正如預料，廣一按了好幾次電鈴，山澤家都沒有任何人出來，他們一定是和平常一樣極度地警戒着外來者。

我爲了什麼而來？……廣一突然覺得自己很愚蠢。

不過，沒有關係。廣一是有事情的，雖然廣一知道這事情就是要向典夫報告今天學校裡的事情，是個微不足道的事情，對典夫而言，一天不上學毫無影響，但是反正是有事情就是了。

廣一開始敲門。

「是我呀！」廣一喊：「是和典夫同班住在隔壁的岩田廣一。」

於是，門開了一個小縫。

典夫的眼睛閃了一下，問道：

「有什麼事？」

「我來告訴你今天學校裡的事。」廣一滔滔不絕地說：「還有，你看過今天的晚報了吧？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好好談談。」

典夫默默無語，所以廣一得到了力量說下去：

「也許你們不知道，你們現在已經成爲大家傳言的目標了！如果我能爲你們做什麼，我什麼都做，所以讓我們好好談一談。」

「典夫，讓他進來怎麼樣？」似乎是典夫的父親的聲音。

典夫開門，注視了廣一一會兒，終於簡短地說：

「進來吧。」

廣一掩飾不住喜悅，他第一次能夠進入關得那麼緊的山澤典夫的家。不容他想爲什麼這個特權只給予自己之前就踏進了玄關。

但是，廣一嚇了一跳地站住了。

屋子裏已經有客人，好幾個大人坐在客廳裡交談着。廣一進去，他們就一起轉向廣一。

其中一個站起來，是典夫的父親。

「這邊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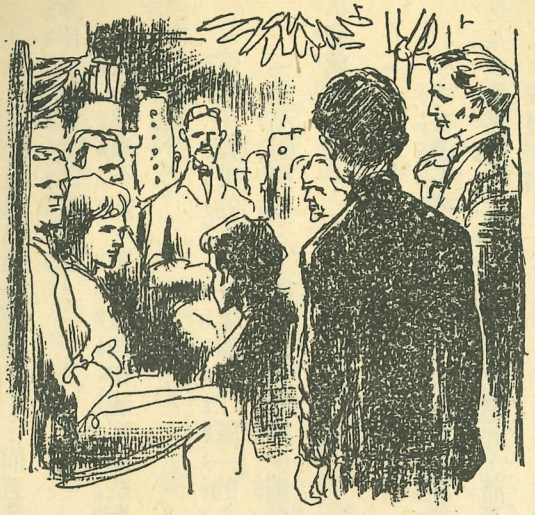
「是。」廣一躊躇着。

典夫推了一下廣一，說：

「快上去嘛！」

這是奇怪地充滿了親切的聲音，廣一吃驚而回頭時看到典夫向他微笑。

廣一從沒有看過這種微笑，那是非常明朗而美麗的表情。



（他怎麼啦？）廣一想在混亂的腦中思考這個問題，但是絲毫不知道其中道理，所以只好應邀擠過人群進入裡進的房間。

典夫的父親站到廣一的旁邊，用廣一聽不懂的言語快嘴地說明。大概告一段落了，他轉身對廣一慈祥地說：

「你就是岩田廣一吧？」

「是的。」廣一陷入奇怪的氣氛中回答。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景色？在從外面看不到的裡進房間裡的不是普通的家俱，全是發着薄光、金屬製、從沒有見過的傢俱和工具。吊在天花板上的也不是普通的螢光燈，而是好幾個重疊着的、放射狀的發光物體，令

人覺得彷彿來到了另一個世界。

「今天的晚報已經登載過了……而且我想你也已經察覺了，在這裡的全都是我們的夥伴。」典夫的父親說。

廣一逐漸不安，看到這些和聽到這些對自己不要緊嗎？他們會不會爲了防止祕密外洩而殺我滅口？

可是，典夫的父親好像看透了廣一的心事，慢慢地說：

「你不必担心……我們不是間諜。對於可以諒解我們的人，我們願意隨時讓他知道事實眞相。」

「……。」

「現在還不能說明。」典夫的父親在帶着綠色的燈光下稍微皺了一下眉頭：「我們是某一個集團，也不是什麼祕密結社，而是爲了極其和平的目的的一個集團。」

「這個集團……。」

「你聽着吧。我們想在這個世界……。」

「D－15世界嗎？」廣一敏捷地反問。

因此，典夫的父親沈默了一會兒，然後才下定決心繼續說：

「是的，我們想在這個D－15世界和大家融洽地生活下去，但是這好像有了種種不妥之點了。我想明白地請問，我們是不適應者嗎？」

「不適應者？」

「也就是說，看起來像和大家不熟識的另外一種人嗎？」

「沒有的事。」廣一斷然而言。「你們能和大家很好地生活下去……只是……。」

「只是什麼？」

「一言難盡。」廣一完全恢復了自信：「你們過於優秀，而且神經非常敏感。」

「……。」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樣的人，不過，普通人是稍微遲鈍一點，稍微悠然自得一點。」

「請問你，」有一個人問：「爲了在一個世界安全地生活，任何事情都出類拔萃是

最可靠的……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廣一總覺得這種想法有不對的地方。

「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認爲不是這樣。」

又有一個人想發問，但是典夫的父親抬手制止，說道：

「今天我們第一次和這個世界的人談話，就談到這裡吧。」

看到大家都點頭，典夫的父親拍拍廣一的肩膀說：

「謝謝你了，我們好像應該和大家熟識才行。」

然後笑笑，又說：

「這個屋子裡的事情你可以告訴任何人……這點本來是我們應該做的。」

典夫送廣一出來，廣一茫然，覺得自己好像還在做夢。

但是典夫他們爲什麼突然對廣一採取友善的態度？——到了第二天廣一才多少想出來一點。

不得了啦！

這是一個清爽的早晨，窗子敞開着，有絲冷風吹進來。

教室裡的空氣也和運動會前完全不同了，大家的腦子裡都充滿了即將來臨的高中入學攷試。

不知道大谷老師是否以教室裡的這種氣氛爲意，她只是淡然地點名。

「松田，松宮，村上，村橋……。」

最後點到典夫。

「山澤……山澤呢？噢，缺席了。」老師抬起臉來問道：

「有誰聽到山澤怎麼樣嗎？」

大家都沒有說話，老師的視線不期然指向廣一。

「我也不知道，雖然昨晚我和他見面了……。」

廣一還沒有說完，全體學生就忽然嘈雜起來。

「岩田，你眞的和他見面了？」

「我爲什麼要說謊？」廣一大聲地說，口氣非常不滿：「我昨天確實到過山澤的家……可是我不知道他今天會缺席。」

「這眞是令人吃驚。」香川綠子嘆息地說：「你向來不去山澤家的嘛……是什麼風把你吹去的？」

「岩田，」大谷老師喊廣一：「岩田！」

「有。」

「待會兒……。」老師看看廣一和綠子：「來教員休息室告訴我山澤怎麼樣啦……知道嗎？」

「……知道了。」

「好。那麼把課本打開！」大谷老師又恢復了平日的嚴格。

「岩田，」綠子推了幾次廣一，說：「你眞的到山澤家去了？進入屋裡了？」

廣一目光銳利地看看綠子，說：

「討厭，現在是上課中啊。」

「哎呀！」綠子驕矜地不再向廣一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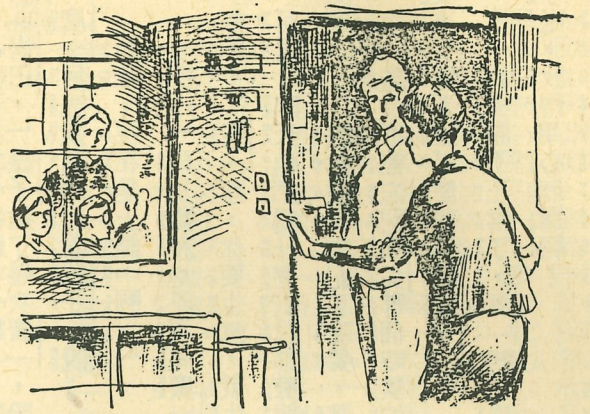
好的……廣一想，你要生氣，就生氣好了。

可是，昨天他們爲什麼對我那麼親切？居然特地把我請到他們集會的地方，問我各種問題……。因此使我忘記了晚餐，讓父親和母親吃驚。

而且廣一不能忘記典夫那個時候的笑臉，有人說人類的表情能表現出任何樣子，廣一從來不曾看過那麼美麗的笑。

……我有點不正常了，廣一想，現在正在上自然科的課，這樣下去，復習起來就不得了啦，我得用心聽講啊！

可是，他這個希望沒有實現，因爲這時隨着脚步聲吧噠吧噠傳來後，教室的門突然



被打開。

「誰？」老師回頭。

同時廣一喊道：

「媽媽。」

「啊，廣一。」母親非常慌張，「不得了啦……現在在住宅區……在住宅區裡。」

「什麼？」

「隔壁的……。」母親喘了一口氣又說：「山澤家裡發生了很大的騷動。」

「哦？！」

「所以山澤說希望你立刻去，媽想不知道怎麼辦好。但是這是一個不得了的騷動……所以……。」

「老師！」廣一說：「我想回去一下……可以嗎？」

「我也要去！」

「我也要！」

「我也一起去！」

全班同學一起站起來，正想就這樣蜂擁出去時——

「不行！」凜然的聲音傳遍了教室，是大谷老師的聲音。

大家彷彿被釘住似地站住，老師嚴厲地說：

「現在是上課的時間，你們是爲了讀書來到這裡的。只有岩田一個人被邀，岩田回去吧，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走出教室。」

大家嘈雜地坐下來，廣一和母親剛走出教室，綠子就追到走廊上來，叫道：

「岩田！」

然後注視着廣一說：

「山澤的事拜託了。」

「你……。」廣一彷彿覺得心窩被刺了一下：「你……喜歡……山澤。」

綠子什麼都不說，點點頭，然後轉身跑進教室。

射擊事件

和母親一起回到住宅區後，廣一不禁瞪大了眼睛。

管理人擋在電梯前嚷道：

「電梯故障了，請走樓梯上去。」

擁擠在電梯間的是攝影記者和帶着臂章的人們。廣一和母親從樓梯上去，途中母親累了，所以從四樓以後，廣一就單獨兩段兩段地跳着跑上去。到了六樓以後，廣一就氣喘噓噓地爬上去。

可是……到了六四〇號房前面時，廣一叫了一聲「啊！」

門前擠滿了人，有住宅區的居民和警察，也有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甚至還有帶着照相機的人們。

「開門！」人們怒喝。

「不開嗎？」

「怎麼啦？」廣一抓住一個臉熟的住宅區居民問，那個人恐懼地回答：

「沒有怎麼樣……據說六四〇號房的人把人弄傷了。」

「弄傷？」

「是啊，我看見的。」湊熱鬧的人之一怒罵：「剛才受傷的人被帶到醫院……是嚴重的燒傷，衣服都燒得破爛不堪了。不過，大概還有救。」

（糟了！）廣一的心被好像是後悔似的感情刺了一下。（一定是山澤家的人使用了上次那種什麼武器……我一直担心着有一天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請你們叫我的朋友！」亙罵聲中，夾雜着一個少年的尖銳聲音。

（這是典夫的聲音。）廣一想。

「我不想和你們直接談。」

「什麼話？」

「別胡說！」

在這些怒吼聲中，廣一拼命擠開人牆走進去，勉强走到最前面。

「是他不對。」典夫在門裡面叫嚷：「請你們把能了解我的話的朋友叫來！他叫做岩田廣一。」

「我就是。」廣一喝道。

於是門開了。

廣一被拉着手踹踉地進入六四〇號房。

外面的喊叫聲更高了。

「你來得好。」典夫臉上又哭又笑，抓住廣一的手：「只有你可以信賴，眞正把我們當做人，不以特別的眼光看我們的只有你。」

「振作點！怎麼了？」廣一喝道。

「當我在看家的時候，有一個陌生男人不知用什麼辦法做了一支鑰匙，開門進來……然後死求百賴地要照相……他爲什麼非那樣不可？……」典夫一面哭一面說：「所以我就用雷射槍射他。」

不能住在這個世界

廣一一時間呆子似地注視着典夫的臉。

雷射鎗？

廣一聽過這種鎗的原理。在結晶紅寶石的兩端裝上反射膜，把光線送進去，光線在裡面出不來，會激烈地來回，達到某種限度後，光束就會穿透較薄的反射膜而飛出來。

那威力非常大，連金屬都會立刻汽化。

但是廣一也聽過現代這種裝置體積還不大，至少不會是現在典夫手裡的鎗身大而鎗頭尖，像手鑰似的那種。

「你就是用這個射擊了侵入的人？」廣一問。

典夫點頭。廣一又說：

「這太過份了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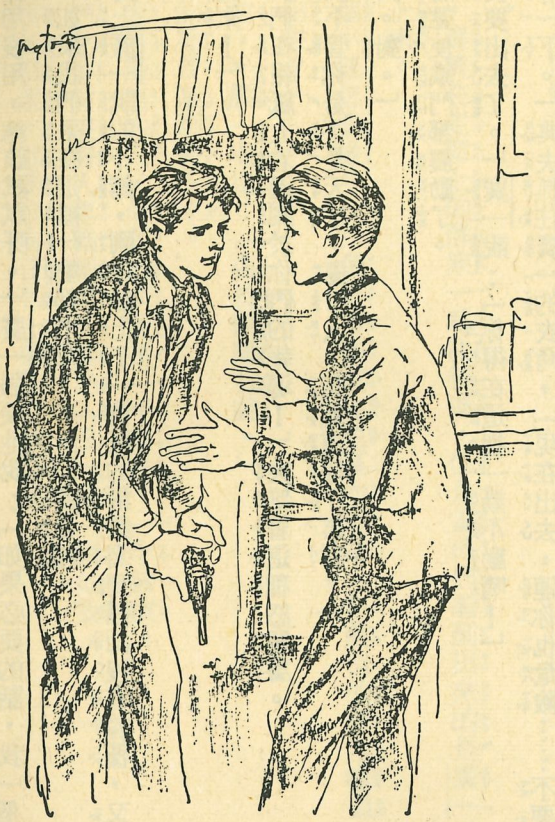
「那我當時該怎麼做才對？」典夫心有不甘地喊道：「難道要我靜默地讓他在屋子裡亂來？」

「可是……。」

「我是把雷射鎗的刻度弄到最低才射擊的。」典夫的聲音顫抖着：「我沒有想殺人，所以我只做到警告程度，可是……可是……。」

「我知道了。」廣一把手放在典夫的肩上：「這件事交給我。」

典夫的臉色突然發亮，但是立刻又恢復到原來的陰暗。



「沒有用。」典夫嘟喃着說：「大家已經騷動成那樣……已經沒有任何辦法了。」

「有用沒用，總該試試呀。」廣一强硬地說：「如果必要的話，我一個人去和外面的人談，如果我們呆在這裡什麼都不做，事情只會更糟。」

事實上廣一說的不錯，剛才靜止了一會兒的群衆看到裡面沒有答覆，又猛烈地吵嚷起來了。

「出來！」

「我們在報紙上看過關於你們的報導！」夾雜着這種怒罵聲。

「我不管你是不是天才，傷了人，想就這樣了事嗎？」

「對。對。」

叫罵聲使鐵門都震動了。

「我要出去了。」廣一說：「你得在這裡一動不動唷！」

「等一下。」典夫抓住廣一的衣角，「現在出去，連你也危險……不要出去。」

廣一微笑了，因爲他意外地感到自己對典夫有著兄長似的感情，也突然悟出這英俊的、倔强的、頭腦非常優秀的少年內心比誰都神經質，恐懼着外來的壓迫。

「如果不做做看，任何事情的結果我們都不會知道。」廣一說完，甩開典夫的手，把門打開。

同時，擁擠在走廊上的群衆一起往後退。但是當他們看到出來的是廣一時，他們又慢慢地擠上來。

「那個小孩怎麼啦？」一個經常在這住宅區內遊蕩，無賴似的青年嚷道：「爲什麼不把他拉出來？」

「各位，」廣一喝道：「各位請聽我說。」

嘈雜的聲音漸漸靜下來。

廣一看看聚集的人，他們的表情是一半好奇，一半義憤。

「你們之中有沒有人認識剛才受傷的人？」廣一開始說。

大家面面相覷，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認識傷者。

廣一繼續說道：

「據說那個人不聲不響地進入山澤的屋子裡，照了許多照片。」

「別胡說！」又是剛才那個青年：「這是屋子裡那個傢伙說的吧！」

大家同時嘈雜地說起話來。

（這是個好時機。）廣一想。於是大聲說：

「有沒有目擊事故發生的人？」

「我目擊了。」一個肥胖的婦人跑出來：「那太厲害了……衣服燒焦……滿身火傷……。」

婦人非常令人討厭地看看廣一，繼續說：

「這樣的孩子，扭送到警察局就好了……最重要的，這不是像你這樣的孩子出頭的時候。」

「對，對。」

「跟你有什麼關係，要你站在這裡？」

「請你們不要說。」廣一用凜然的聲音喊道。

大人們嚇得目瞪口呆。

「那位伯母，」廣一尖銳地指着那個婦人說：「你確實目擊了事件的發生？」

婦人用力伸出下顎，說：

「啊，我看得很清楚。」

「那麼，請問山澤是在屋裡還是屋外傷了人？」

「……。」

「這麼說，傷者是開門出來倒下去的了。」

群衆之一抱着胳膊嘟喃道：

「那麼，我們不能斷定不對的是那個孩子囉。」

「笑話。」婦人還是說話：「好厲害的傷，把人傷成那樣……。」

「這個要由警察來決定！」廣一張開雙手：「大家請回去，在這兒沒事了吧，山澤氣得不得了。」

「你是什麼東西？」一個青年說：「你也回去好了嘛。」

「我是山澤的同班同學，住在隔壁。」廣一銳利地回答：「請大家回去！」

湊熱鬧的人們沈默了，但是顯然不服。

「對！」突然在群衆的後面有人喝道：「廣一說的對！」

這個人是廣一的父親，母親也跟在父親的後面，父親擠開群衆走到前面，揮手道：

「我是這個孩子的爸爸……你們欺負兩個小孩不感到慚愧嗎？難道你們想從事凌遲？」

大家開始絡繹地散去，廣一的父親雙手叉腰，看着大家散去後轉身對廣一說：

「我忘起該帶的東西，回來拿時看到這種情形。……廣一，你做得很好。」

「我本來想到前面來，但是你爸爸阻止了我……他說要讓你做到最後爲止。」母親帶着哭笑兼有的表情說。

廣一覺得心裡有點熱。

「對了，典夫在家嗎？」父親說：「警察要詢問情況。」

「就是這家吧？」警察走過來：「可不可以讓我調查一下？」

廣一推開六四〇號房的門，喊道：

「山澤！山澤！」

沒有回答。

「奇怪……。」廣一脫掉鞋子，跑進屋裡，想要大喊，但不禁用手摀着嘴巴。

典夫在，典夫站在擺着那種奇怪機器的裡進房間裡。不，不只是典夫，典夫的雙親也在一起，他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邊。

（怎麼了？）廣一毛骨悚然地想。（剛才確實只有典夫在這裡……從那以後也沒有人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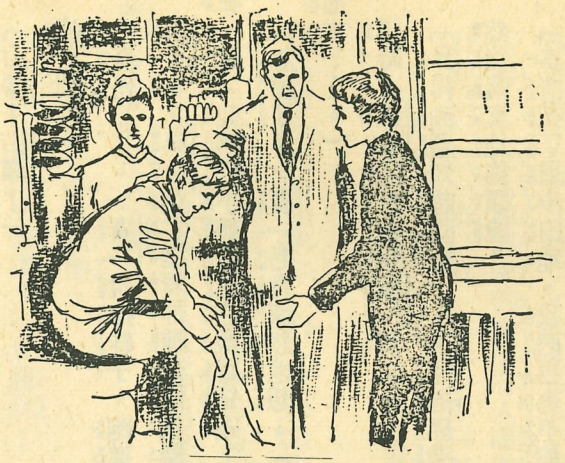
這時，典夫的父親對廣一說：

「我得到通知趕回來……事情的經過我聽說了。」

然後落寞地搖頭說：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們再也不能住在這個世界了。」

「……。」



「不過，我們先要負起責任來。我們馬上帶典夫到警察局去。」

於是，典夫突然嚷道：

「謝謝你……我不知道怎麼樣向你道謝……。」

典夫用手擦擦臉，又說：

「一開始就不會奇怪地特別對待我的只有你……我當初非常生氣……但是你的做法才是對的……我最近才明白。」

「那麼，典夫，我們走吧。」典夫的父親催促。

但是典夫制止了他父親，繼續說：

「由於我的失策，我的同夥們再也不能呆在這個世界……但是我絕對不會忘記你。」

「且慢。」廣一好不容易地說話了：「你們打算怎麼辦？」

「今晚請你到住宅區的屋頂上來。」典夫正要走出去時回頭說：「今晚九時，那時候我會告訴你。」

廣一還想繼續問下去，但是這時等得不耐煩的警察和廣一的父母不斷地叫他們。

「走吧！」典夫的父親催促。

全體消失

父親到公司後，廣一又提着書包回到阿南中學。

廣一進校門時，正好響着第五堂開始的鐘聲。廣一穿過校園在上課開始前一分鐘及

時地走進了教室。

「啊！是岩田！」一個人發出喊叫聲。

於是，全班都站起來，一下子圍住了廣一。

「事情怎麼樣？」

「山澤做了什麼？」

正好這時進入教室的日文老師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只能站在講壇上望着二年三班的騷動。

「安靜！」廣一喝道：「待會兒告訴你們，現在是上課時間！」

儘管如此，一時騷動並沒有靜止。好不容易安靜下來後上課時間已經過了十五分鐘。

「岩田！」綠子不斷地推廣一：「岩田！」

廣一往綠子那邊望過去。於是，香川綠子把一張折得小小的紙片交給廣一。

「那邊那個，」老師怒罵：「你在幹什麼？」

廣一握着紙片，抬頭看日文老師。

老師魯莽地走下講壇，向兩個人這邊走過來。這個日文老師以脾氣暴躁出名，而且剛才上課前已經不愉快地看着大家吵鬧，所以受不了。廣一認命了。

「香川把東西交給岩田了吧？」老師瞪了綠子一眼，然後向廣一伸手，說：

「東西給我看看。」

廣一看了綠子一眼，綠子抬起低垂的眼睛，微微點頭。

廣一交出紙片。

「你們會說我這是侵害私密權吧？」日文老師一面展開紙片一面說：「我不在乎你們說我什麼，說我很封建也可以……可是，你們想想看，你們快要升上三年級了……在這種時候，竟然用愚蠢的吵鬧浪費時間，甚至於互相遞信！」

老師把紙片展開，帶着奇怪的臉神，向綠子問道：

「這是什麼？」

全班學生本來一直靜靜地聽着老師說話，可是聽到這一句話時，又再度吵鬧起來。顯然日語老師是困惑了，他把語調緩和下來，向綠子問道：

「我可以唸嗎？」

「可以。」綠子乖巧地回答。

老師把眼光移到紙片上，大聲唸道：

「今天放學後開臨時班級會議好嗎？大家都關心得無法上課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師看看廣一，說：

「今天在附近阿倍野社區發生的事件我也聽說了……就是這件事嗎？」

「讓我來說明。」廣一站起來：「我今天回到社區和山澤見面了。」

就在這時，有人開門進來。

全班學生吃驚地喊道：

「大谷老師！」

大谷老師向日文老師輕輕地點頭爲禮後說：

「對不起，佔用你上課的時間。」

「大概是爲了那樁天才少年事件吧？」日文老師帶着如墮五里霧中的神情問：「連大谷老師你也……到底怎麼啦？」

「我們學校裡，像本班山澤典夫這樣的天才少年少女，也就是特殊的學生，一共有五個，你知道吧？」

「知道。」日文老師說：「他們……。」

「他們消失了。」

全班學生發出莫明所以的喊叫聲，然後向大谷老師問道：

「這是眞的嗎？」

「這是眞的。」大谷老師喘了一大口氣：「其中有的孩子是上課中消失的……現在這件事已經使大家吵鬧得很厲害……所以，老師，我想向岩田打聽山澤的事……。」

「不會有這種事！」發出哭聲的是綠子：「你說連山澤也消失了？」

「老師也弄不清。」大谷老師說。

然後她好像想起了什麼，向日文老師說：

「對了，下課後要召開緊急教職員會議，通知已經送出來了。」

正當日文老師茫然盯視着大谷老師的時候——

訓導處的老師跑進來，說：

「老師！老師！不得了啦。」

「又發生了……。」日文老師發出呻吟聲。「你是說又發生不得了的事了？」

「據說全都不見了。」訓導處的老師用盡所有的聲音喊道。

「咦?!」大谷老師把蒼白的臉轉向訓導處的老師：「全都不見了？」

「你們在報紙上看過住在大阪市內的天才少年少女的報導吧。」訓導處的老師氣喘噓噓地說：「我們得到通知說那些孩子全都同時不見了。」

現在談不上上課了，二年三班的全體同學非常激動地站起來，走着，吵鬧着。其他的教室裡大概也一樣……不，可能大阪市內的每一個學校情形都一樣。

這時，廣一想起剛才山澤典夫說的話。

「請等一等！」廣一叫住了即將步出教室的老師們：「我和山澤約好今晚相見。」

「這是眞的？」第一個糾纏着跟出來的是香川綠子：「眞的嗎？」

「所以到時候老師們也去看看怎麼樣？」

也許廣一不該說出這件事，他知道說出來後，騷動會越來越大。但是當他看到老師的担心，綠子的態度和班上同學的反應時，他覺得這件事不該屬於他一個人。

解決這個怪異事件的鑰匙也許是只要和山澤典夫相會就可以，如果是這樣，那麼不僅廣一，連大谷老師也一起去是不是比較好？

第六堂結束後，廣一逕自往社區跑。

老師們商議的結果，決定在晚上九時只由大谷老師和校長來，廣一必須在這之前吃完晚飯，準備好出門。

「等一等！」

廣一聽到這聲音站住，看到香川綠子追上來了。

「我可以去嗎？」

「你去不大好。」廣一回答：「班上商議的結果決定由我一個人去。」

「你太壞了！」綠子搥打廣一的胸部：「你故意爲難！爲什麼不……。」

「可是——」

兩個人正糾葛的時候，廣一的母親從對面跑過來。

「廣一！」母親喊道：「事情變成很嚴重了。來了好多報舘的人和電視採訪車，他們都要聽廣一說話。」

「咦？可是……。」

「那麼，他們還沒有聽你說話？」母親嚥了口水說。「剛才管理人打開隔壁六四〇號房的門，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麼山澤他們……。」

「他們……不在了。有人看到他們從警察局出來……然後就失蹤了。」

室內空空如也

看着聳立在眼前的社區建築物，廣一咬緊了嘴唇。

（消失了？）廣一想：那麼，叫我今晚九時到屋頂上去是謊話嗎？）

但是廣一覺得典夫沒有說謊的必要，典夫是一個固執的人，說出來後就不會食言，約好後一定會守約。

母親憂心忡忡地往社區方面看了一眼。

「最好漫不經心地回去，可是不得了。」母親說：「報舘和電視台的人好像殺氣騰騰呢……你就這樣回去的話……。」

「沒有關係。」廣一笑了：「我這就回家去。」

「廣一！」

「媽媽也一起回家好了……一定有辦法的。」

廣一作了決定，記者們在聽到廣一說話之前絕對不會離開社區。他們一定會爲了找到廣一，到處奔跑好幾個小時，或在社區等着不走。

這麼一來，今晚九時校長和大谷老師來時會被記者們纏住，騷動只會變得更大，廣一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和典夫見面。無論如何，必須在九時以前使報舘和電台的人回去。

廣一要和母親一起回社區，所以回頭看一直靜默地站在旁邊的香川綠子。

綠子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抿着嘴唇凝目注視着廣一的臉。活躍而快活的運動選手綠子的模樣使廣一怦然心動。

廣一突然想起典夫搬來以前的情形，那個時候廣一和綠子太要好，受到同學們的嘲弄。

「香川。」廣一說：「如果你想去……你就向大谷老師請求怎麼樣？」

綠子的視線垂了下去。

「算了。」她低聲說：「我太激動了，對不起……不過，我還是發覺我沒有多管閑事出風頭的資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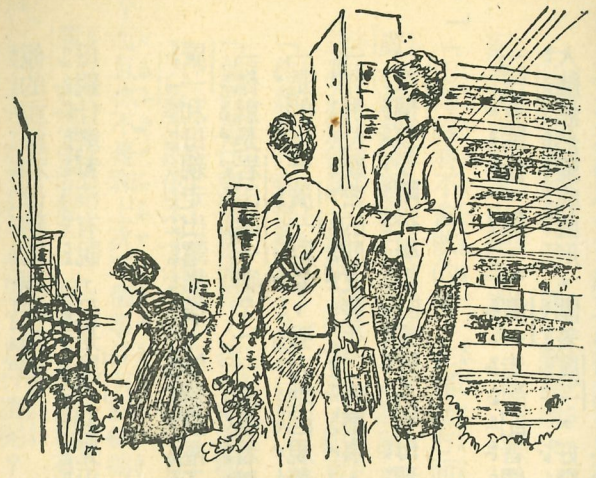
綠子儘量壓抑着自己，說了這些話。她繼續說：

「我本來想只要拜託你或許就可以見到山澤一次。可是，如果我這麼做，全班同學都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吧……這麼一來，只會給老師們和你添麻煩。」

綠子抬起臉，說道：

「我要回去了。」

然後用力甩了甩頭髮，轉身往學校那邊跑。



廣一看了看綠子的背影，但是很快就回過頭來。

他的視線和母親的視線相遇。

母親什麼都沒有說，但是廣一發覺母親的眼睛裡浮現着對能夠自制的綠子的讚美。

廣一和母親走出電梯後，等得疲倦了的人們突然往這邊看，接着走攏過來。

「你就是岩田廣一嗎？」一個佩着臂章的人說：「聽說你和山澤典夫很要好？」

「是的。」廣一回答，强力地回視着記者，說道：「我們是很親密的朋友。」

「你那位親密的朋友發生了什麼事，你不知道嗎？」另外一個人問。

「這個孩子剛從學校回來呀！」母親嚷道：「他累了，你們這樣一連串地問他……。」

「沒有關係，媽。」廣一走到記者們的面前。

人牆忽然變成圓形，圍着廣一，好幾個鎂光燈閃耀。

……不必說謊……廣一這麼想。把事實原原本本說出來就好了。但是今晚要和典夫見面這件事，必須等到結束之後才可以說出來。

「山澤非常特殊。」廣一開始說。

記者們立刻拿出記事本。

「山澤沒有不會做的事，在運動方面和學業方面，都超人一等。」

廣一忽然發覺自己使用過去式說話，不禁悲傷起來，彷彿山澤典夫已經死了似的。

這種心情使廣一沈默了一會兒，記者們就向他提出一連串問題。

「你想他們到那裡去了？」

「他們爲什麼那樣優秀，你不知道嗎？」

「大阪市內的天才少年少女同時不見了。據傳說，你不是和山澤典夫一家人有來往嗎？而且你不是和上次那個事件有關係嗎？」

廣一把這些問題一一回答，但是沒有洩漏今晚的約定和典夫家裡的傢俱的奇怪以及他們似乎是來自另外的世界。爲什麼呢？因爲他覺得如果說出這些事就完了，整晚都不要想睡覺了。

這些事等一切結束後再說出來就可以，雖然對不起記者們，但是不這麼樣，他們會糾纏着他不放。

記者們好容易結束糾纏時，已經快要八點鐘了。

「總之，這是一樁奇怪的事件……讓我們也從其他孩子的關係上調查。」

「這很難解釋。這很棘手……謝謝你，麻煩你了。」

看着記者們蜂擁走進電梯之後，廣一看看手錶，急忙打開六四〇號房的門，向裡面窺視。

裡面眞的什麼都沒有了，上次廣一進來的時候放在那裡的奇怪的傢俱不在了，而且連常有的冰箱和瓦斯爐都不見了。唯一留下來被玄關和厨房的電燈照着的是原有的空房子。

廣一眞的疲乏得不得了。

「廣一，要不要吃晚飯了？」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了，把空房子的門打開一點，低聲說。

別離

吃過飯後，廣一看看壁上的鐘，快要八點半了。

「校長和大谷老師是不是就要來了？」母親嘟喃着說。

父親一面點燃香菸一面應道：

「不知道校長和大谷老師能不能順利地來，他們會不會被記者抓住了？……除非他們巧妙地溜出來……。」

這時廣一突然想到一件事。

「爸爸……記者會不會到班上每一個同學那裡去？」

「大概會吧。」父親吐了一口烟：「反正都變成新聞了，被欺負的不會只有你了。」

廣一看看父母，說：

「如果他們到班上每一個人那裡去……。」

「會怎麼樣？」父親問。

「那麼今晚將要見面的事一定會有人說出來，這麼一來……。」

「那就不得了。」父親捻熄香菸：「廣一你現在就到屋頂上去。」

「你！」母親說。

「也許大家會蜂擁而來。」父親顯得有點慌張，「在這之前你要先到屋頂上去，把門反鎖起來。否則……。」

「我這就去！」廣一接過母親交給他的鑰匙，急忙穿上鞋子，從樓梯跑上去。

冷風吹拂着黑暗的屋頂，這裡和普通的社區不同，是七層樓的巨型公寓，屋頂上很寬，能夠晾衣服。

把門鎖上後，廣一嘆息了一聲，然後走到圍着鐵網的屋頂邊緣，向下看。

目光所及，是一片燈火。在北方遠處，通天閣的探照燈在旋轉，從那裡到難波，一片霓虹燈明滅着，什麼時候看都不改變的華麗景色。

廣一把手錶移近眼睛，發現快要九點了。他離開鐵網，環視暗淡的屋頂上。還不像會發生什麼。

「岩田！」女人的聲音在叫喚，大概是大谷老師吧。

廣一跑到門邊，原來是母親領着大谷老師來了。

「校長呢？」廣一一面開門一面問。

大谷老師搖頭說：

「他不能來，凡是有那種天才少年少女的學校校長都被叫到教育委員會去了。而且記者們很討厭。」

「記者們也去找老師了？」

「是的。」大谷老師點頭。「因此，我累得不得了。」

大谷老師看看屋頂，問道：

「有什麼動靜沒有？」

「還沒有。」

「我覺得有點害怕，到底會發生什麼？」母親說。

但是在這兒還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三人看着微風低吹的黑暗的屋頂。

「很靜。」大谷老師低聲說。

然後想起了一件事，說道：

「香川綠子說服了全班同學到明天以前絕對不可以對別人說出今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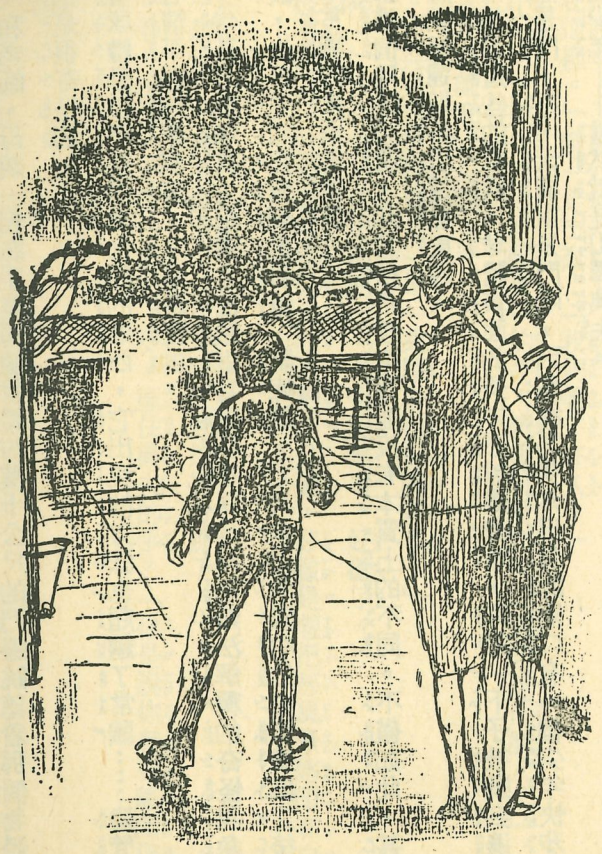
廣一眼睛往下看，就因爲這樣，所以今天才沒有人來嗎？……他覺得今天很想向綠子請教種種事情。

就在這時，老師和母親發出小小的喊叫聲，廣一也抬起臉來凝視屋頂。

剛才還任由風吹過的屋頂上，在黑暗的晾衣場那兒，出現了昏黃的球狀燐光。

那球狀燐光激烈地震動着。帶着熒光的球狀物體前後左右搖動着。

十幾秒之後，當三人沈默地看着那物體時，那物體漸漸減小了震動，變成直徑約莫兩公尺的球，失去熒光，無聲地定着在屋頂的地板上。定着之後，那光滑的金屬表面上



滲出一個長方形的線條。

廣一和老師、母親一起在距離那個物體約莫十公尺的門邊眺望着那個物體，覺得自己不害怕是很奇怪的。

那個球體恐怕不是這個世界的東西，它出現的方法也超越了常識……儘管如此，自己還能心情平靜地觀察着，才是奇怪的。

這多半是因爲和典夫相遇之日起就看到種種現代科學無法解釋的奇怪現象而受到了訓練之故，也許是因爲看到雷射鎗、麻痺鎗，尤其是山澤家中的奇怪傢俱之後，已經養成了超越常識的東西的習慣。

就拿這個球體來說，和其他各種東西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不僅如此，甚至在自己的潛在意識裡還期待着這種東西。

廣一想着這些的時候，球體表面的長方形越變越黑，終於一下子被吸到邊端。這長方形很像是門，不，大概就是門吧，因爲從那突然出現的洞口有一個少年快步走出來。這個少年——當然就是山澤典夫。

「岩田。」典夫環視屋頂後喊道：「岩田在嗎？」

「我在這裡。」廣一走出來：「我們等了好久。」

「對不起。」典夫用力回握廣一的手，然後看看門。「那些是什麼人？」

「是大谷老師和我母親。」

「哦。」典夫微微點頭：「這一次騷動得很厲害了。」

「山澤。」大谷老師走上前來：「你平安無事，好極了。」

典夫沒有回答，注視着夜裡的大阪大約一分鐘，好像是想把那風景烙印在自己的心版上。

「我不想走。」典夫微笑：「可是就要和這裡分別了。」

「等一等，山澤。」廣一上前一步，握住典夫的手：「你是說你就要離開這D—15世界？」

「是的。」

「等一等，山澤。」老師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和岩田好像說得通話，但是

對我……。」

「這個由我來說。」突然響起一個很粗的聲音。

因此，廣一他們嚇了一跳，看着球體那邊，有一個人——那是典夫的父親——慢慢地走出來。他身上穿着一套薄而軟的衣服，腰際別着閃閃發光的、好像用玻璃做的武器。

「典夫承蒙照顧很久了。」典夫的父親向這邊三人恭敬地致意後，站到典夫的後面，把手按在兒子的肩上。

「這個孩子說不想走，可是我們不能不走。」

「走？」老師和廣一的母親同時問：「到那裡去？」

「到別的次元。」

「……。」

「我現在沒有詳細說明的時間。」典夫的父親靜靜地，但是聲音響亮地說：「我們是被稱做次元吉普賽人的一族。」

「次元吉普賽人？」

「是的。」典夫的父親仰望烟霧瀰漫的夜空：「在這個世界最近好像也漸漸有人說了，宇宙並不是只有一個，它們無限地重合交錯着同時存在。」

「……。」

「請你們想想畫在一張紙上的畫。」典夫的父親說，「那上面沒有高度的概念，即使幾百張幾千張紙重疊起來，相互之間也沒有關係。它們互相接觸，却不知道其他紙張的存在。也就是說，在那裡世界只由縱軸和橫軸組成。平面上的點和圖全都能用X軸和Y軸的坐標表示……我們的世界也是一樣。由縱、橫、高三個軸組成的這個空間從有第四個軸的世界來看，是很相似的。」

「那是……。」

「當然，我們不能住在有四個軸的世界，可是我們能經過有四個軸的世界遷移到別的世界，只要使用這種移轉機……。」

「請等一等。」廣一說：「那第四個軸是時間吧？那麼，那機器是……時間機器嗎？」

「很可惜，不是時間機器。」典夫的父親笑了。「時間似乎是第五個軸，我們至多只能製造遷移到別的次元、別的世界的機器。」

大家沈默了一會兒。

「那麼，」大谷老師催問：「次元吉普賽是什麼意思？」

「我們在流浪。」典夫的父親落寞地笑笑：「我們本來的世界由於高度進步的戰爭而毀壞了。……所以我們使用移動裝置飛到別的世界。」

「……。」

「可是，數目無限的各種地球的歷史進行方式雖然有少許的不同，但是結果都會發生全滅性戰爭。……每一次發生這種戰爭，我們就要逃亡一次，尋找着和平的世界和能安心居住的世界……。」

「戶籍呢？」母親好像是自言自語似地問：「戶籍怎麼辦？」

「這個不成問題，我們會分頭去做。」典夫的父親回答：「我們會做好和眞的一樣的新戶籍，然後潛進區公所，放進戶籍簿裡，讓它們看起來彷彿本來就有似的。我們要住入公營的公寓時也是製造那樣的戶籍和各種證明書。用比我們人數多幾百倍的虛構人名去申請，多半會得到夠全部人數住進去的房子。」

典夫的父親談着這些的時候，典夫無聊地用鞋子敲響着水泥地板。但是當父親的話告一段落後，典夫嘆息一聲，說道：

「我比較不喜歡下一個世界，我比較喜歡這裡。」

典夫的話終於使廣一恢復了清醒。廣一心裡想道：

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使這些人……害怕戰爭而到處逃亡的人們安居在這裡？剛才這一番話果然超越常識。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

他們總有一天會完全習慣於這裡。……他們也必須這樣。

廣一無意中想起綠子。

他抿緊嘴唇向典夫他們那邊前進一步。

再見

雖然走向典夫他們，但是廣一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說些什麼。不過，他清楚地感覺到如果就這樣子下去，典夫和典夫的父親，不，所有那些像希臘彫刻的、樸素的、敏銳的人們，都會永久地前往自己無法到達的地方。

「請等一等。」廣一說：「我有些話想說……請等一等。」

這時，典夫和典夫的父親已經轉身正想進入金屬球，聽到廣一的話又回過頭來。典夫的父親一臉不解的神色，典夫則以充滿期待的眼光看着這邊。

「什麼事——。」

「聽我說。」

廣一簡直在拼命，他不願意讓這些人就這樣離開，急着想說話，反而說不出話。

廣一把臉轉向典夫，他覺得典夫的眼睛好像在說：

（替我說話，什麼話都好，請你向我父親進言，使我能夠留在這個世界……加油吧……。）

「你怎麼啦？」典夫的父親微笑着問廣一。

從何說起呢？……廣一快要被自己感情的激烈漩渦吞沒了。甚至於覺得頭暈目眩。想說的話太多了，不能一次說完，但是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好。……次元……D－15世界……次元吉普賽人……勇氣……遷入……可憐的人們……廣一和同學們……重覆……。

重覆？

對了，是「重覆」這個詞會使人連想的印象，這就可以了。

「讓我說。」

廣一發覺從自己嘴裡漏出來的聲音意外地平靜，因此恢復了自信。上次在社區裡的走廊和今晚在記者們的面前說話的那種感覺忽然重現了。

「你們說從今以後要離開這個世界，到新的世界。」廣一繼續說：「可是誰能保證那個新世界眞比這裡好住？」

「這個……。」典夫的父親輕輕按住被風吹起來的薄而軟的衣服，低聲說：「這個還不知道。」

典夫的父親抬頭看看大谷老師和廣一的母親，又說：

「可是，不試試看怎麼會知道？我們對於未知的事物必須有這樣的覺悟和努力。廣一，你說對不對？」

「……。」

廣一沈默了。聽到典夫的父親這麼一說，總有什麼使廣一同意和承認的……。

不對。

有不對的地方。

廣一茫然看着典夫。典夫從剛才就一直交互地看着自己的父親和廣一，但是和剛才廣一叫住他們的時候比較，顯然是洩了氣。好像是沒有任何辦法了的失望神色在他的表情中。

對了！

廣一的視線忽然轉向典夫的父親。

「那麼最後會怎麼樣？」廣一突然叫起來：「你們這樣轉移到一個世界又一個世界，最後就會發現一個理想的世界嗎？」

「我們希望如此。」典夫的父親點頭：「我們希望總有一天會遷到那樣的世界，我們也是眞的正在尋找那樣的地方。不過，無論怎麼樣的世界不住住看是不知道好壞的。」

「那麼這個世界——你們所謂的D—15世界——你們一開始就認爲是理想的世界嗎？」

「這個……。」

「伯父，」廣一開始握拳：「眞的有理想的世界嗎？不是由住的人的想法決定嗎？」

典夫的父親被問住了。

廣一再接着說：

「任何地方都不會有理想的世界，我是這麼想的。如果不這麼想，像我們這樣只能住在這個世界的人永遠都不會得救。典夫和你們因爲能隨隨便便從一個次元遷移到另一個次元，所以才會挑剔，對不對？」

典夫的父親深深點頭。

「你說的我很了解。不，應該說我上了很好的一課。」典夫的父親用充滿感動的聲音說：「只要認眞地過着每一天，像你這樣的年輕人也能說這樣的話，不，應該說也能實行。」

「那麼……。」

「不，不行。」典夫的父親閉上眼睛，緩緩地搖頭：「已經太晚了……不是因爲這個世界的事，而是因爲那邊的事。」

「……。」

「一切手續都已經辦完了，廣一……爲了潛入另外一個世界，我們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工作。當我們知道不能住在這裡時，我們就同時召集了我們所有的人。我想也就因此引起了各種騷動。」

廣一想起次元吉普賽人的少年少女同時消失的事。

「我們大家都已經變成那個世界的人了。」典夫的父親繼續說：「這種衣服是那個世界的東西……現在我們已經無法回到原狀了。」

「原來如此。」

沒有辦法了嗎？……事態已經進行到那樣了嗎？……廣一沒有一點辦法了嗎？……

典夫他們兩人和廣一他們三人暫時相對着默默無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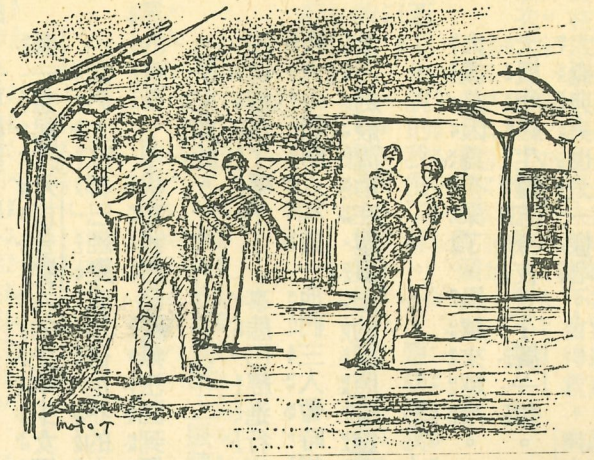
像刀劍般流動在屋頂上的探照燈燈光和遙遠處旋轉明滅的霓虹燈彷彿是非常遙遠的東西了。

大概是因爲夜深了，風越來越冷。

大概我終生難忘今夜……廣一想。

大概典夫也是一樣吧。

那首次和典夫相遇的日子、雨中放學後和運動會的光景，明艷地掠過廣一的腦際，



一瞬間成爲彩虹般的記憶，然後再度沈下去了。廣一又想起了香川綠子。

「再見。」典夫的父親低聲說完，轉身要進入金屬球中。

就在這時典夫突然抓住他父親的衣服，喊道：

「已經夠了！」

「典夫！」

「我不要了……。」典夫用另一隻手揉搓着臉，發出哭泣般的聲音：「我已經走過好多次各種世界，我不要再走了。已經夠了！好容易有了朋友，又要……。」

典夫仰望天空，又說：

「那有這樣的事？……一年又一年地轉來轉去。」

「典夫，不要說了。」典夫的父親靜靜地說：「典夫，要看破。我們是次元吉普賽人，我們已經無家可歸……這是命中註定的。」

典夫好像終於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看了廣一他們一會兒，然後突然轉身跑進金屬球。

「山澤！」廣一喊。

典夫立刻出來，跑過來，把一個很小但是很重的東西交給廣一。

「這個給你。」典夫很快地說：「這是雷射鎗。」

「咦？」

「如果你想把它丟掉，就丟掉好了……不過，我是想表示我的心留在這個世界上……這樣的話，這樣的話……。」

「……。」

「我再回來這裡時，你會讓我加入你們吧？」

「回來？」

「典夫！」典夫的父親喊道：「沒有時間了。」

「我往後又得用催眠學習來學習新的世界的語言了。」典夫低聲說：「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世界……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後，總有一天要回來……我要帶着這個想法度過一生。即使不能回來，也要懷抱着這個想法。」

「山澤……。」

「那麼，」典夫勉強微笑：「再見了。」

他走向金屬球，但是突然回頭說：

「請替我問候香川。」

還沒說完，典夫就跟着他的父親進入球中。球的縫口眼看着消失，激烈地震動着，廣一他們茫然地注視着。……他知道了，廣一這麼想，典夫知道了綠子對他有好感，對人的愛情和好感極度敏感的典夫一定是已經感覺到了……廣一突然嫉妒起來。是嫉妒典夫呢？還是嫉妒綠子？……不，廣一覺得自己是嫉妒兩者。

「……消失了。」母親低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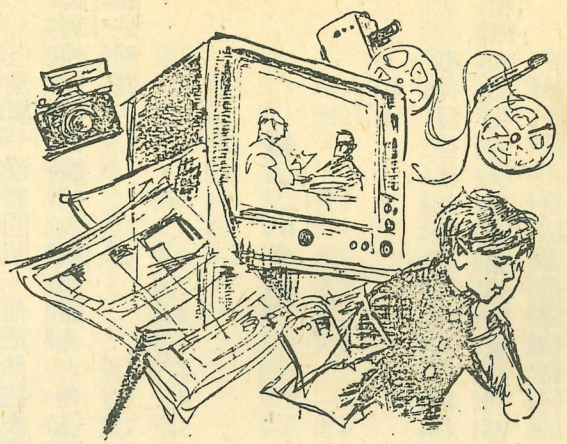
接着，大谷老師嘆息一聲。

但是廣一沒有回頭。他茫然注視着剛才金屬球停過的混凝土屋頂、屋頂邊上的金屬網和伸展得很遠的大阪市燈光。無法對任何人訴說的空虛感和敗北感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感慨。

綠子的悲傷

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人們的活動更加激烈了。不僅是校長和老師們，連大阪市內稍微和消失的學生有關係的家長們都老是被報館和廣播電台的記者追來追去。

許多報紙和雜誌都把這個奇怪的事件大寫特寫，甚至於學者和文化人也議論這個事件的原因。



所以，廣一他們完全無法預測到什麼時候才會有自己的時間。他們被迫根問底地追問那天晚上的事，這件事無法永遠隱瞞，大谷老師他們判斷無論如何隱瞞，那天晚上的事總有一天會由班上同學的口裡洩露出去，所以索性建議由廣一在學校說出這件事。

廣一的報告在班上引起了亘大的反應，因此，一連幾天都有各種學人到阿南中學來。關於典夫的父親所說的話，各種學人都紛紛臆測。一部份人肯定這些話，並論證我們向來的常識是多麼偏頗。但是其他的大多數人認爲不可能有這種事，不是廣一說謊，就是廣一根據了幻覺。

但是廣一已經無意拂逆大人們的這種動向。一來是因爲他認爲這麼做也沒有什麼用，二來是担心同學們會受影響。他覺得如果再鬧下去，阿南中學永遠不會有安寧，不能好好地讀書，學生們的心情會被擾亂。

「記者們愛怎麼樣就任由他們怎麼樣好了。」廣一的父親說：「反正大衆傳播界是沒有耐性的，他們不久就會忘光這件事……你就等到那個時候吧。你不必使自己捲入這個漩渦。」

廣一父親的話沒有錯。騷動一天天地平靜下來，過了將近一個月之後，除了和事件直接有關係的人以外，幾乎沒有人再傳說這事件了。不，連班上的同學都因爲儘量不觸及這事件，結果雖然心裡還記着典夫的種種，這事件却不再成爲他們的問題了。也就是說，典夫他們從轉學來這裡之日起發生騷動，同樣地，也和騷動一起消失了，他們的存在不知何時已經成爲班上同學的記憶而已。

但是廣一知道班上有一個人怎麼也忘不了典夫。……這個人不用說就是香川綠子了。

站在講壇上的日文老師手裡拿着試卷，班上的人看了都靜下來。

「上次的試卷要還給你們。」日文老師大聲地說：「大概是因爲上次那個事件的關係，這回大家成績都相當壞。你們班的平均分數是四十七分……八十分以上的只有三個人，這樣實在不好，期終攷試大家要加油。」

然後叫着一個一個人的名字發還試卷。

廣一的成績也比平常壞得多。

「岩田，連你也成績不好，不行啊。」老師小聲說道：「八十三分嘛，在全年級中是十名以下哩。」

廣一沈默地低頭，接過試卷，回到座位上。

（行了。）廣一想：（下次好好努力就是了。……反正日文總是綠子最高分，我覺得有八十三分就可以了。）

廣一突然抬眼時，看到綠子茫然走回自己的座位。

「成績怎麼樣？」廣一問。

綠子沒有回答，她默默地坐下來，把試卷打開，又慢慢地摺起來。

這時，廣一終於看了綠子的分數。……六十一分。

（難道。）廣一想。（日文最拿手的綠子會……。）

這麼說來，最近綠子可以說太無精打彩了。快活勁兒固然隱沒了，上體育課的時候也沒有精神，上課的時候被指名回答問題時也常常答不出來。

當時典夫所說的話廣一原原本本地轉告了綠子，或許這樣反而不好了，從那以後，綠子好像變了一個人。

「香川！」廣一小聲呼叫綠子：「香川！」

綠子把白白的臉轉向廣一，但是立刻把眼睛垂下去，微微地搖頭，好像是表示答話很麻煩。

她大概還在想典夫吧……廣一只能這麼想。這樣子下去，對綠子太殘酷了……無論等到什麼時候，典夫也絕對不會回來了吧。綠子太可憐了。

但是，廣一沒有一點辦法，除了靜默地看着，又能怎麼樣？

你怎麼了？

不知不覺已經是第三學期了。在這充滿了不安和緊張而仍帶着甜蜜的季節裡，廣一每天清晨踏着露水結凍的柏油路去補習。

廣一他們就讀的阿南中學以每年升學附近的北畠高中人數最多而聞名，所以如今學生們不必老師說，彼此都競爭得非常激烈。

在二年級馬上就要升上三年級的第三學期，空氣已經有點緊張了。每年之例，總有半數以上學生出席清晨的補習。

進入校門時，廣一看到一個提着書包、略微低着頭走路的女生。

她就是香川綠子。

「早安！」廣一趕上去，發現對方的臉色很暗淡：「好久不見了。」

「……嗯。」

兩人併肩打開補習教室的門。

因爲時間還早，還沒有別的同學來到……不，在鄰近講壇的座位上坐着一個衣衫襤褸、抱着頭的少年。

綠子叫出了令人不懂的聲音。廣一也拋掉手上的書包，兩人一起跑到講壇那邊。

這是怎麼回事？……這樣……他大聲地嚷叫。

「山澤，」綠子喊道：「你怎麼了？」

穿着破破爛爛，到處燒焦的衣服的山澤典夫抬起頭來後慢慢地轉過身來。

廣一看到了典夫俊美的面龐上浮現不像這個世界所有的複雜的微笑。

回來了

廣一和綠子跑過去的時候，山澤典夫已經站起來了。典夫現出非常柔弱的表情，想要伸手——但是立刻垮落地板上。

「山澤！」

「振作點！」

兩人把典夫扶起來，於是典夫茫然張開眼睛，低聲說：

「山澤典夫嗎？」

「你說什麼？」綠子問。

「對了。」廣一說。

典夫注視着天空，露出微笑，說：

「我又……恢復成山澤典夫了……。」

然後再閉上眼睛，手和脚疲乏地垂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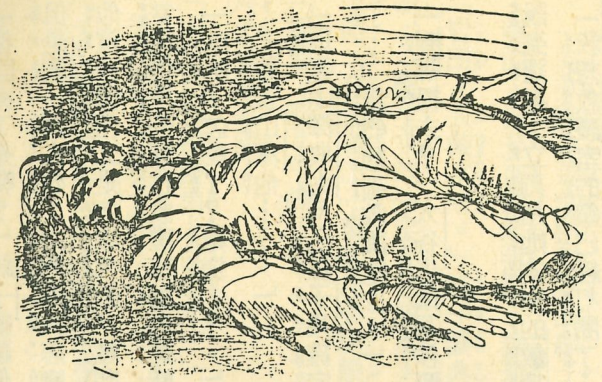
「山澤！」綠子驚叫。

廣一把手攏近典夫的鼻孔後才說：

「不要緊……只是昏迷而已，我們立刻把他抬到救護室去。」

「咦？」呆呆地注視着廣一的綠子數秒後才醒覺過來：「對……就這麼辦。」

兩人把典夫扶起來一看，典夫顯得很可憐。衣服上滿是燒焦和裂縫，身體上也有好幾處傷口。儘管如此，失去血色的臉龐現在還是像大理石彫刻般纖細和文雅。



「你回來了是嗎？」綠子繼續低聲說：「山澤……你還是回來了。」

但是廣一却在想：山澤典夫怎麼回到這個世界來？……爲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回來？……他這個慘相又是怎麼來的？越想越不懂，但是……

當他們來到通往救護室的走廊時，遇上剛剛到學校的大谷老師。

「哎呀，怎麼了？難道……。」老師半張着口凝視典夫：「這個……不，不該有這種事……難道山澤他……。」

「這是山澤典夫。」綠子用確定的語氣回答。一直很混亂、很慌張的她現在已經沈着多了：「我們想到救護室去。」

「到那裡去？」大谷老師用沙啞的聲音問。「你們在那裡發現他？而他的衣服……。」

說到這裡，立刻用她本來的敏捷語調開始指示：

「我想救護室的鎖已經打開了……我會通知校醫。你們儘快把山澤扶到床上躺着。」

「是。」綠子點頭，然後向廣一遞眼神。兩個人就扶着典夫走向救護室。

廣一和綠子一起進入救護室時又感到新的驚訝。那是關於綠子的態度。一直到昨天，不，一直到剛才還無精打彩的綠子又恢復了往日的活潑和明朗。……這種心理廣一是能夠了解的，但是如此地明顯，總是令廣一感到迷惑的。

「岩田，去裝水來。」綠子讓典夫躺好後，把瓦斯熱器點燃，然後把水壺交給廣一，說道：「醫生來時一定要用開水。」

這時，典夫發出一聲嘆息張開眼睛。

「甦醒了嗎？」綠子問。

典夫微微搖頭。

「老師們和校醫馬上就會來。」廣一說。

「振作點！」綠子說。

典夫的雙頰泛出血色，好像早晨陽光中的玫瑰……廣一這麼想。典夫甚至看起來很幸福。

「這裡是……救護室吧？」典夫用微弱的聲音說：「唔，我還是得救了。」

「什麼意思呢？」廣一不覺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行！岩田，不可以又問這些。」綠子激動地打斷廣一的話。

典夫緩緩搖手道：

「可以，就讓我說吧。」

廣一和綠子靜默。

「我……不，我們……。」典夫開始小聲說：「去了D－26世界……。」

廣一和綠子點頭。補習就要開始了，從校舍那邊傳來學生們的嘈雜聲。但是廣一和綠子也顧不了補習了。

「可是……。」典夫咬咬嘴唇，大概是想笑，那表情怎麼看都是不自然的。

「可是……並不是只有我們……是次元吉普賽人。」哈，哈，典夫笑出聲來：「認爲只有我們是次元吉普賽人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在D－26世界知道了還有別的吉普賽人……。」話說得很痛苦。「別的吉普賽人比我們早到達那裡。」

「……。」

「可是D－26世界的人認爲無法接受那樣的次元吉普賽人……絕對不容許任何吉普賽人進入他們之間……。」

「……。」

「你們想發生了什麼事？」典夫突然激動地搖頭，眼睛流下好幾滴眼淚：「D－26世界的人等到我們都到達了之後就開始獵人……D－26世界的確沒有戰爭……當然不會有戰爭！那裡的人就像人類狩獵猛獸那樣，找到次媽吉普賽人就拼命獵殺，以滿足他們的戰鬥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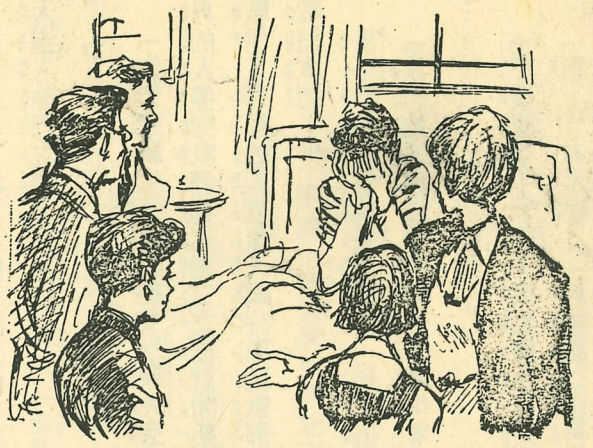
廣一不能瞭解典夫所說的一切，但是能悟出典夫他們是被當做餌食了。

「我們被追趕……大家都分離得零零落落……被射擊……被投石，被捕捉，手腳被……。」

「不要說了！」綠子突然掩住耳朵：「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對。」有人說：「那些話以後再說吧……首先，山澤的身體最要緊。」

這個人就是大谷老師，她不知何時站在救護室的入口。「校醫也來了嘛。」



校醫和另外一位老師站在大谷老師的背後，頻頻窺視着這邊。

「你們該上補習了吧。」大谷老師又說：「這裡的事交給我好了。」

廣一正要點頭時，典夫突然坐起來。廣一喊：

「山澤！」

典夫好像現在才發覺似的茫然環視大家的臉，他的表情蒙上了絕望之色，這點廣一看出來了。

「果然。」典夫的聲音很淒涼：「果然只有我一個人回到這裡。」

大家都凍僵了似地直直站住。

廣一立刻明白了典夫想說什麼，典夫是在說他自己的那一夥，不，是在說他的家人……他的父親和母親……。

典夫頹喪地垂下了頭，兩手掩面。

「啊！」典夫說：「我變成孤單一個人了。」

「不。」綠子尖叫：「不是……你不是孤單一個人……大家都在……全班同學……岩田……還有……。」綠子突然臉紅：「還有我……。」

「我該怎麼辦？」典夫發出無助的哭泣似地聲音：「我爲什麼不能獲得普通人的生活？我……。」

「振作點。」綠子跑到典夫的床前：「不要喪氣……好嗎？你的父親和母親馬上就會被找到……振作點，拿出精神來，典夫！」

廣一發覺大谷老師現出驚訝的表情。對，綠子的確叫了一聲典夫，而不是叫了一聲山澤。

但是注意到這情形的只有大谷老師和廣一。老師瞄了廣一一眼，然後慈祥地把手放

在綠子的肩上。

「現在不要打擾他。」老師柔和地說：「山澤現在很激動……這裡交給校醫先生，我們出去好嗎？」

綠子點點頭。典夫大概是筋疲力盡了，懶懶地把手交託給校醫。

怎樣守護典夫

第一堂是大谷老師的自然課，但是她一改常態，一直沒有到教室來。

但是，即使她來了，教室裡的氣氛也不能上課。不知何時傳說擴散了，整個學校裡始終都在談論典夫的事。何況是典夫所屬的二年三班，就像蜂窩被搗了似地擾嚷不休。

「聽說山澤回來了，是嗎？」

「聽說現在在救護室。」

「到底怎麼了？」

「我怎麼知道？」

班上的每一個人都在猜測着。尤其是實際把典夫抬到救護室的廣一和綠子更被十幾個同學包圍着。

「那麼，現在他怎麼樣了？」一個女生問：「衣服破破爛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是在別的次元遭到嚴重攻擊了。」又有一個人說。

「爲什麼會遭到這種事呢？」

「你聽過異次元嗎？」

唉呀！唉呀！

廣一一面回答着連珠砲似的問題，一面看看旁邊的香川綠子。綠子雖然回答着同學們的問題，但是絕對不說必要以外的話，話說完就沈思。她的表情好像不願意處身在這

騷動的中心，而希望一個人靜靜地想想。

十五分鐘之後，教室的前門終於被打開，大谷老師來了，她一定已經爲典夫的事情進行了種種商議。大家站起來蜂擁到講壇。

「老師，情況怎麼樣了？」

「現在怎麼樣了？」

「不要講話。」老師張開兩手：「坐下來……坐下來。」

大家被老師的氣勢懾服，一個個回到坐位上。教室裡漸漸地靜下來。

可是，這是等待老師發言的安靜，大家緊張屏息，等待着老師說話。

但是，大谷老師却默默地拿起教本，然後環視整個教室，說道：

「今天我們來研究細胞組織。」

一瞬間，教室裡又再度吵起來，好幾個人或站起來，或舉手，向老師嚷道：

「告訴我們山澤的事！」

「這樣就上課，我們也聽不進去！」

老師放下課本，先看看廣一，再看看綠子，然後環視全班，突然微笑道：

「你們關心這件事嗎？」

「當然！」

「告訴我們！」

老們扮了一個鬼臉道：

「那麼……我說。」

她把手交叉在背上，在講壇上踱來踱去，說：

「剛才我們開了教職員會議，但是，問題很複雜……我們必須先討論山澤是不是本校的學生。」

老師制止吵鬧後繼續說：

「無論怎麼說，那些行蹤不明的人是不是全都有戶籍和學籍還是個問題……你們也知道，他們的本籍、住民登記、學籍簿還留在擋案裡，但是實際上都是僞造的。」

綠子突然站起來說：

「老師！你爲什麼這麼說？這樣說不是太絕情了嗎？我們現在還是認爲山澤是我們的同學！」

老師在講壇上踱來踱去，一面點頭一面聽着綠子說話。

「我想我很明白各位所說的話。」老師低聲說：「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常識。在僅以感情和理由行動之前，必須先對社會下判斷。」

「沒有道理！」連廣一都忍不住喊叫起來：「沒想到老師會說這樣的話。」

大谷老師伸伸腰，不顧廣一說什麼，逕自說下去：

「我們不能不先攷慮這個問題及今後的處理……山澤現在是孤單一個人，所以暫時由老師當保證人，住進了附近的府立醫院。……據說傷勢很重，不過，兩天後就會好得多。」

老師拿起課本道：

「所以我們請醫院規定一直到後天謝絕會面——一半是爲了避免大衆傳播界——以後我們大家才一起去慰問他。這樣你們滿意了吧？那麼翻開課本吧。」

大家翻開了課本，老師用和平常一樣的調子講課。

從屋頂下來

「好像暫時還會被大衆傳播追來追去嘛。」晚餐後，廣一的父親把看到一半的雜誌放下，笑着說。「彷彿名人似的。」

「我也一些聽廣一說，一些看報紙報導。」母親的聲音帶着担心。「彷彿夢一般。」

「喂，喂，連妳都這麼說就糟糕了。」父親戲謔地說：「無論怎麼說妳是上次那個消失事件的目擊者呀。」

「可是……。」

「反正是一件麻煩事。」父親伸長脖子看廣一：「廣一，你有沒有心理準備？」

廣一聳聳肩，然後突然抬臉看父母，說道：

「這麼說……隔壁已經有別人搬進來了？」

「對……好像是上個月搬來的。」母親說。「怎麼樣嗎？」

「那麼，山澤的家不在這裡了。」廣一兩手托腮。「他要住在那裡呢？」

「太可憐了。」母親低聲說。「他父親和母親都行蹤不明……。」

廣一坐在椅子裡呆呆地想着典夫的事。這話怎麼說呢？……他們到了別的次元，又在那裡受到迫害，互相失散了……沒有人預料到會發生這種事。

「喂。」父親低聲說。「喂，有人來了。」

廣一吃驚，望向外面。

「大概是記者。」母親迅速回答，走向厨房。

外面的嘈雜聲越來越大，不是一兩個人，好像是十個人，不，好幾十個人在那裡嘩啦嘩啦地談論。

廣一他們屏住呼吸，又要被大衆傳播追趕了嗎？……但是那些人只是在談論，一直

沒有按廣一家的電鈴。

「奇怪。」在厨房傾聽的母親說：「好像有人連續着從屋頂上下來。」

屋頂？廣一和父親面面相覷。會不會是……？廣一跑到前門，拉開窺視窗的窗帘往外看。

外面的走廊上擠滿了人。老人和少女，男人和女人……都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廣一認出其中的確有一個好像是典夫的父親。廣一立刻打開門鎖跑到走廊上去。

回來的人們

廣一的跑出去引起群集在六四〇號房前的人們一起回頭。

「你不是山澤的父親嗎？」廣一喊道：「到底怎麼了？」

在流浪者似地穿着骯髒而破爛衣服的人群中，典夫的父親電擊似地抬起頭來。

「你就是岩田！」典夫的父親跑過來，兩手用力地按在廣一的肩上：「典夫呢？典夫沒有回到這裡來嗎？」低下頭，又說：「請你告訴我……我們好容易逃到這裡來。大家失散了……不過，我想典夫要是逃的話，一定逃到這裡，所以我和這些人一起回到D—15世界來。請你告訴我！」

一種無法形容的安穩感怒濤般湧進廣一的心胸。

（這樣才好。）廣一想。

廣一看了看典夫父親的臉後說道：

「典夫早你們一步回來了。……現在被收容在府立醫院。」

大家不期然發出歡呼聲。典夫的父親拼命忍住眼淚，但是終於忍不住，用手粗魯地擦着臉上的眼淚。典夫的母親把臉湊到典夫的父親的肩上，說道：

「怎麼樣？我說的沒錯吧？」

典夫的父親向大家喊道：

「還是D－15世界好。在這裡，我們大家能想辦法活下去。」

然後用廣一聽不懂的語言很快地大說了一陣。廣一聽不懂那些話的意思，但是能夠想像那是D－26世界的語言。

「府立醫院是從這裡往南去的那座醫院嗎？」典夫的父親好容易清醒過來，對廣一說：「我想立刻去看他。」

這時，門開啓了，廣一的父親出現了。

「廣一，怎麼樣了？」

然後認出典夫的父親。

「你是典夫的父親吧？」

廣一的父親走上去，伸出手。

「我聽兒子說了種種，你們好像遭遇了很慘的事。」

「謝謝！謝謝！」典夫的父親回握廣一父親的手，連連點頭：「我們眞是太笨了，老是追求着最好的事物，結果變成這樣，很慚愧。」

「你還是立即到醫院比較好吧。」廣一的父親說着環視了其他的人：「這些人是……。」

「他們是和我們一起逃到這裡來的次元吉普賽人。有的是我們的夥伴，有的是我們在D－26世界初次遇到的人。大家都是被『獵人者』追趕，逃到這裡來的。」

此時，大概是因爲聽到騷動，走廊上探出頭來看的人增多了。廣一的父親看到這種情形後說道：

「你們馬上去府立醫院好了，讓廣一和內人給你們帶路。其他的人……對了，今晚還沒有睡覺的地方……好，交給我辦，我會打算。」

「可是……。」

「詳細的事情等安頓下來再說吧。」父親笑了：「現在應該先好好休息。反正警察和大衆傳播的人會蜂擁而來，你們先好好休息。」

廣一爲强而有力地指示着的父親感到驕傲。

創造明天

醫院的會面時間還沒有結束。廣一他們在傳達室問了病室號碼後立刻走上樓梯。誰也沒有說話，所以四人的脚步聲在夜晚的走廊顯得很響。

「就是這裡。」

廣一他們停步時，聽到房門另一頭好像有人在低聲談話。

（誰已經先來了。）廣一想。

這時房門從裡面打開。

「啊，大谷老師！」

「是岩田？」老師說，然後把視線移到廣一後面，一瞬間露出不相信似的表情，忽然發出驚訝的聲音：

「是山澤的父親和母親！」

聽到老師這麼說，一個女孩出現了，是香川綠子。綠子立刻明白了，臉上露出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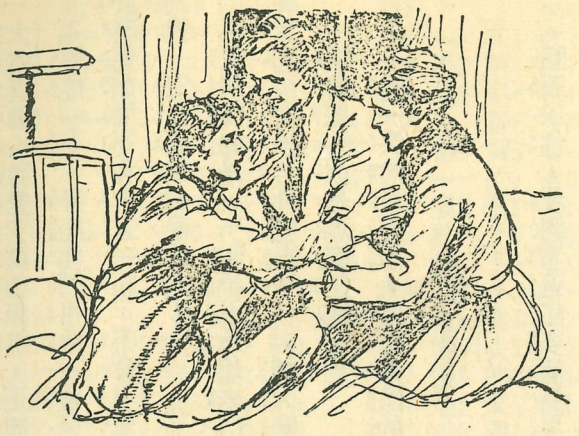
這時，典夫的父親和母親已經進入病房。

廣一和他母親跟着進入。

在床上坐着的典夫眼睛睜得大大的，什麼都沒說。但是一瞬間，典夫他們就熱烈地擁抱在一起。

「好極了，好極了。」大谷老師好像在說夢話。

廣一覺得膝蓋的力量突然消失，這是一切太順利的感覺。



母親向廣一遞了一個眼色，這是告訴廣一不要再在這裡打擾，可以回家了。

大谷老師也發覺了這種氣氛，正想向綠子說什麼時，典夫的父親說：

「請等一下，拜託你們再待一會兒好嗎？我們現在已經不再想和外界隔離了，我們終於發覺如果不和大家一起，不會有眞正的生活方法……請坐下來。如果你們現在離開，我們一定會感覺到很落寞！」

「父親說的是。」和早上比起來已經好得多的典夫也說。他身上到處裹着繃帶，但是聲音和平常沒有什麼兩樣。「請大家不要回去！」

（這個傢伙還是那麼任性。）

——廣一突然這麼想，但是奇怪的是並沒有生氣，反而從典夫的話語中感到一種溫暖。

「回顧以往，我們看過好多個世界。」典夫的父親說：「眞的……許多種世界。雖然同時存在，但是大概因爲在不同的時空系列中，或者因爲時間本身的屈曲、歷史的相異，使人類有那麼大的不同……。總之，有極度發達的世界，有和動物共存共榮的人類，也有現在才要進入鐵器時代的社會，眞是形形色色。」

在病室昏黃的燈光下，典夫的父親侃侃而談。

「不過，每一個社會都會慢慢地或急速地進入科學時代……當然其中也有終究達不到科學時代的……想想，我們不能住在那樣的時代。」

雙頰浮現柔和的微笑，繼續說：

「因爲我們已經認識了以科學的成果爲基礎的文明，習慣了這種文明。現在即使想要回到沒有科學的時代，已經根深蒂固的習慣和想法也絕對無法回到從前。即使像伊甸園那樣的地方，也忍受不了。這樣就好，我們必須做的事不是使時代倒行或到處逃亡，而是勇敢地面對未來，爲自己創造未來，在受到終極恐怖的威脅以前，合力想辦法防止終極戰爭的發生……我們不能不這麼做。」

大家都專心傾聽着典夫的父親說話。

「當然這個世界也有許多種種矛盾和瘋子般的事情，如果我們漫不經心，我們的未

來實在是一片漆黑。但是，大家都在努力，想辦法用自己的手創造未來……就像這位岩田一樣，這樣，這個世界就不要緊。我們大家都要這樣活下去，我們大家不要認輸，要携手貫澈這個工作，不要失去全力面對現實的奮鬥精神，這才是眞的。……我們希望在這裡永住。」

「眞的嗎？」綠子高興地說。

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了喜色。燈光雖然暗淡，大家的表情却流露着用自己的雙手創造未來的意志和希望。

「唉呀，有人來了。」廣一的母親說。

病房的門被輕輕打開。

來人是廣一的父親，他穿着大衣，縮着肩進來，立刻說：

「大家好。」

然後告訴典夫的父親：

「我已經安排各位住在上本町我們公司的宿舍。關門時間是十點鐘，現在任何人都已經不能進去，直到明天，各位大概不會被大衆傳播的人抓住。」

「十點鐘？」發出怪聲的是綠子：「糟了，已經十點鐘了？」

「你放心。」大谷老師按着綠子的肩膀說：「老師會送妳回去。」

「那麼……。」

廣一他們站起來，但是因爲坐在窗邊床上的典夫忽然發出很大的聲音，所以又站住了。

「雪！」典夫指着窗外，小孩似地歡呼：「雪！大片雪！」

被烟薰黑的窗框的外面，的確開始下着大雪。雪片映着房裡的燈光相繼出現，沈落。這光景使人心裡明亮起來，不僅是典夫，每一個人的心裡面都有了光明。

「對了……雪。」大谷老師低聲說：「我總覺得今年會有種種好事情。」

「這樣下着，也許會有積雪。」廣一的父親爽朗地說：「在這種情形下，恐怕叫不到計程車……。」

然後對廣一和廣一的母親說：

「回家吧？」

「嗯。」廣一答應，然後對山澤一家人說：「再見。」

典夫的父親點頭爲禮道：

「多謝你們種種幫忙。」

「典夫，再見。」綠子也說。

典夫端正的臉稍微皺了一下說：

「再見，明天見。」

對……廣一突然被感動了。廣一想：對，「明天見」這個話語才是大家現在的心情。現在山澤一家有了明天。不，不僅是山澤一家，其他次元吉普賽人、大谷老師、香川綠子、自己也同樣有明天。

明天……任何人都有明天。知道這點而創造更美好的明天的必須是我們自己。

最後的上課

當然，關於如何處理典夫他們這些次元吉普賽人，發生了激烈的辯論。

不過，結果是所有的人都決定把典夫他們當做日本國民看待。他們的戶籍和住民登記雖然是僞造的，却和眞物一模一樣，而且人們的同情集合了輿論，事態顯然向着好的方面發展。

雖然從窗口進來的風很大，但是這裡顯然已經有了即將來臨的春之氣息。

提早下課的大谷老師閣上課本，兩手拄着講壇，環視二年三班的全體學生。

「現在，二年級的自然科已經全部上完了。」老師說：「馬上就是期終攷試和修業式……下回就是三年級了。要好好準備高中入學攷試。」

大家都出奇地靜，總覺得教室裡瀰漫着寂寞感，廣一認爲大家都在回想過去的一年。對於廣一自己來說，這一年是多麼忙碌，多麼令人眼花撩亂，尤其是山澤典夫出現以後的每天，如今想來，簡直像夢一樣。

沈默了一會兒之後，大谷老師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對大家說：「對了，我今天有一件事必須告訴大家。」

然後指指最前排的典夫道：

「山澤，你自己來說好嗎？」

廣一嚇了一跳，往站起來的典夫那邊看，心想又發生了什麼事？

「我下學期要住在東京。」典夫開始說。

「東京？那麼是不是要轉學？」綠子悄悄地向廣一耳語。

同學們似乎和綠子心情一樣，教室裡充滿了迷惑的嘈雜聲。

典夫等嘈雜聲靜下來後，輕輕地，但是清晰地說：

「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們次元吉普賽人在這個世界各自找到了工作，分散在全日本了。我的父親也說要好好地專心做事，對這個世界有所貢獻……這回在東京找到了一個工程師的工作。」

語尾有點嘶啞，但是立刻以穩定的聲音繼續說：

「這件事是昨天晚上突然決定的。我不願意離開這裡，但是很明顯我不得不和大家別離，因爲我想和父親一起搬到東京去。我即使到了東京，也不會忘記我們這個班。我會回憶着大谷老師、岩田、香川和你們大家而在新的學校繼續讀書。」

「山澤本來想以後才告訴大家……」大谷老師截斷典夫的話說：「我要他今天在這裡宣佈，因爲全體同學都是山澤的朋友，所以我想山澤有義務這麼做。……不知道對不對？」

廣一交替地看着老師和典夫，聽他們說話。起初，他覺得典夫應該最先告訴自己，但是不知何時開始覺得典夫這麼告訴全班就行了。

廣一看看旁邊的香川綠子。這是因爲他想：最近已經完全恢復成原來樣子的綠子會不會又因爲這件事受到震驚？

但是，綠子只回以輕輕的微笑。這是能自己整理自己心情的人所擁有的晴朗的微笑。從前苦惱着的綠子一定以典夫的回來爲頂點而恢復了自我，她一定告訴了自己要遵守中學二年級生的同學關係的界限。也許由於廣一的心理作用，廣一覺得綠子的臉上還有些微寂寞的影子，但是總覺得不必爲她担心了。

當全班同學正感概時，走廊傳來下課的鈴聲。

和平常的習慣一樣，走出校門後，廣一、典夫和綠子不知不覺又並肩而行。

「我剛才用那種方式宣佈，恐怕不大好。」典夫說。「但是我覺得那樣比較好。」

「我了解。」綠子插嘴。「過去你彷彿在一個硬殼中，而最近你積極要和大家一起……我想剛才就是你這種心情的表現。」

「唔。」典夫點頭。「你了解我。」

廣一什麼都沒有說，他覺得沒有說的必要。他若無其事地改變話題說：

「馬上就是期中攷試哩。」

「啊，要好好攷。」典夫爽朗地說。「讓我們好好用功。」

三人好像商量好似地走出校門便同時站住了，回頭一看，校園裡的櫻樹已經紛紛開花了。

被侵略的都市

出場人物

古川彥二　東都新聞的記者，在搭乘飛機即將回到東京羽田機場時，被時間口袋送入一九九九年。

櫻井節　古川等人所乘飛機的副駕駛，和古川始終在一起遇到奇怪的經驗，成爲最要好的朋友。

岩瀨眉美　地下運動的行動隊的負責人，是個大美人，聲音冷峻而清晰。

中村邦夫　同一個地下運動的技術方面的領導人，痛恨想奴役地球的巴拿德人。

老醫師　和藹可親的老紳士，曾給古川和櫻井等種種親切的幫忙。

不愉快的預感

一個非常酷熱的日子。風偶爾吹進來，沒有冷氣設備，這小地方的機場候機室裡，稍微走動一會兒，就會使人流汗。

但是，儘管這麼熱，我還是帶着悠然自得的心情等待着往東京的飛機。結束了三天的採訪，終於能回東京，使得我喜不自禁。

柔和的聲音報出可以登機了，我直起腰來。

穿過門走向七月天空下耀眼的飛機。

這時，我不知怎麼搞的，突然有了不愉快的預感。身爲新聞記者，我坐過無數次飛機，可是却第一次有這種預感。

（這是心理作用。）我告訴自己。（因爲採訪費了種種心思，精神太消耗了……反正兩個小時之後我就會像平常一樣踏上羽田機場的泥土。）

我聳聳肩，登上機梯。

飛機裡乘客很少，這條路綫本來就乘客不多，而且在這樣酷熱的日子裡，如果沒有相當重要的事情，沒有人會特地坐飛機旅行。飛機裡面，除了空中小姐，只有我前面夫婦似的男女和坐在後面座位上看報紙的公司高級職員似的一個中年男人。

飛機一啓動，我就眺望窗外。我喜歡起飛的時候，爲了衝上空中而全力猛進的速度，它會使我想起我向工作前進時的感覺。如果只攷慮速度，東海道新幹線也是了不起的，但是那只能給人地上奔馳的感覺，不能和飛機飄然上昇的爽快相比。

隨着飛機上昇，眼下風景漸漸變小，我有了睡意。大概是因爲我這三天來到處奔跑，沒有好好睡眠的疲勞一下子都湧上來了，我不知不覺靠在座位上睡着了。

我醒來時，飛機有一點點搖動，但是順利地飛行着。

看看手錶，已經過了一個小時半了。

我剛才實在睡得很熟。

再過三十分鐘，就可到羽田。

我忽然想起登機前感覺到的奇怪預感。那是心理作用，一定是因爲累了，才有那種感覺。

飛機突然下沉。我嚇了一跳，發覺這只是氣流下降，覺得自己沒有出息。平常不算一回事的搖動，如果一一担心的話準會變成神經衰弱。

看書吧！

當我這麼想時，飛機又再度下沉。

這次下沉很厲害，前面的女人發出驚叫聲，我也提心吊胆。

燈亮着。「請繫上安全帶，請勿吸烟。」

空中小姐急步穿過通道走向駕駛室。我很想使自己認爲她是去辦普通的事情。但是偏偏在這種時候，不常有的幻想一一湧上來。

「是不是氣流不對勁？」後面的中年紳士問從駕駛室走回來的空中小姐。

空中小姐想回答時，飛機激烈搖動，輕飄飄地落下。

「現在要進入着陸態勢了。」擴音器發出了聲音：「十分鐘後就要在東京國際機場着陸……。」

大家鬆了一口氣。

沒有發生什麼事……奇怪的可怕感覺還沒有完全消失，但是搖動已經靜止，平常的那種感覺，着陸時候又恢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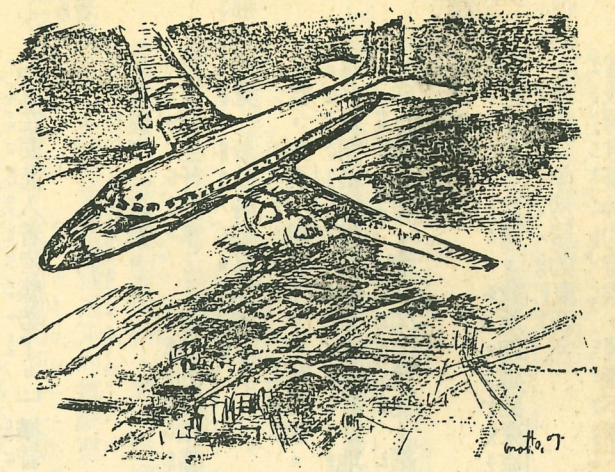
（哈，到羽田機場了。）我心想。（下了飛機，就立刻坐計程車回有樂町的總社……寫好新聞稿後就回到公寓去好好地休息。）

我向下面一看，海在閃閃發光。細小的波浪和小船……不。

不是的。

這裡不是東京灣。我所知道的東京灣不是這樣浮着各種東西，不是群集着這種蜂巢似的，像船又像房屋的東西。

當我屏息凝神的時候，飛機不斷下降，但是又突然猛烈地上昇，開始旋轉。



我凝視着變成斜面的地上景色。

羽田機場不是這個樣子！

這裡是遼濶得怕人的飛機場，而且彷彿丸之內或新宿的大厦街似的大建築物群集在飛機場的一端。

不。

那不是建築物，那是尖頭的圓筒，很大，形狀就像火箭。

（到底怎麼了？）我毛骨悚然，注視着窗子下面團團轉的奇怪風景。（這裡是羽田機場？不，絕不可能。）

可是，飛機終於下了決心似地再度進入着陸的態勢，轟隆轟隆地吼着漸漸減低高度。

觸地的衝擊。

滑行，然後慢慢地靜止。

到了。

但是……。

窗外看到的不是看慣了飛機場。

大得出人意外的用地。陰沉沉的雲天下面排列着管制塔和迎送者出入的門，但是一架飛機都沒有。

遙遠的那一頭矗立着五、六個剛才看到的圓筒。圓筒的頭尖尖的，有着噴射孔似的東西，怎麼想都是火箭。

（這是怎麼回事？）我說不出話。（這裡不是普通的飛機場，好像是火箭的發射場。可是，日本不會有火箭發射場。）

「這是什麼地方？」坐在後面的中年紳士喊道，向空中小姐大發牢騷。「我坐這架飛機是要到羽田去的。這是怎麼回事？你們把我載到什麼地方來了？我有重要的會議要

參加，現在來不及了嘛！」

「對不起。」空中小姐自己也茫然，似乎拼命努力使自己靜下心來：「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我去查查看，馬上回來告訴各位。」

「這是怎麼回事？」紳士嚷道：「到底要對我們怎麼樣？」

我聽着他們在爭論，漸漸生氣了。穿得很好，像是有着重要工作的紳士說話太任性了。我和這個紳士一樣担心着今後會怎麼樣，但是對於似乎什麼都不知情的空中小姐，我不能濫發脾氣。

「別吵了！」我插嘴道：「發生了什麼事，好像誰也還不知道，現在最要緊的是要阻止它，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

「你說什麼?!」紳士大聲說。

就在這時，通路一端的布帘被拉開，駕駛員出現了，是一個年紀較大的、很像老資格的機長和一個面孔英俊的副駕駛。

「請安靜。」機長舉手。

空中小姐彷彿得救似地卸下了担子。我們立刻跑到機長的面前。

「怎麼了？」

「請你說明。」

「到底怎麼了？」

「我是機長，我姓有田。」機長安祥地說：「我們循着正規的航路來到羽田附近，在那裡突然遇到惡劣氣流。當我把飛機駛回本來的位置時，就看到現在這個飛機場。」

大家茫然地注視着機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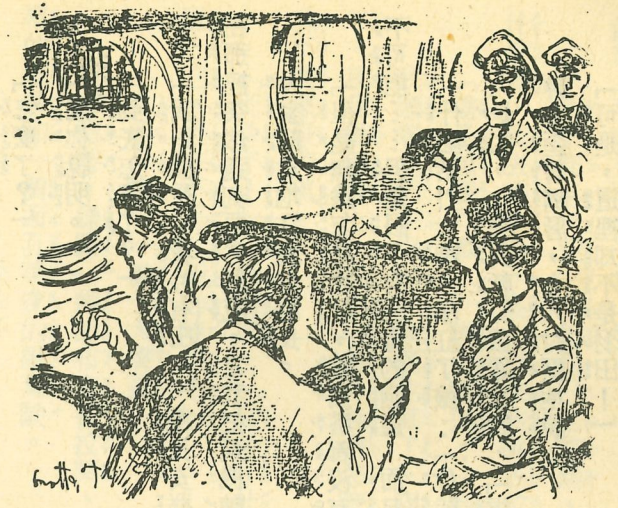
「但是無論怎麼呼叫，管制塔都沒有回答。」機長繼續說：「要折回的話，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眼下有很寬的跑道，而且這裡是羽田，沒有錯，所以姑且着陸看看。」

「什麼話?!」紳士漲紅了臉：「你說這裡是羽田?!」

「是的。」機長斬釘截鐵地說：「這個方向和這個距離，不會錯。」

紳士歪着嘴唇，令人討厭地說：

「可是，這裡却不是羽田！」



「你不要說了。」我拍拍紳士的肩膀說：「總之，先調查這是什麼地方再計劃對策是最要緊的。」

「唔。」紳士吼道：「那就請立刻這麼辦吧！」

「好的。」我反射地喊道：「我來調查。」

「等一下。」機長旁邊的副駕駛說：「我也去。」

「停！」紳士輕蔑地嘟喃：「能做就做做看。」

「走吧。」我向副駕駛說道：「反正必須有人去做，就讓我們去做吧！」

都市廢墟

一打開機門，冷風就湧進來。

好冷！

怎麼會有這種事？現在是七月呀！至少在這架飛機起飛的時候，太陽照得耀眼，我的內衣被汗濕透……可是現在這却好像是嚴冬的氣候。而且，一直到剛才還是晴空萬里，現在眼前却是一片遼濶的荒涼風景，重雲籠罩着並排的建築物上面，冷風颯颯地吹過。

但是，我們並沒有停止。我們走下機梯，向担心地目送着我們的人們揮手後，走向正面看得見的建築物。

「我們從那邊開始調查好嗎？或許有人在那邊。」副駕駛提議。

「對。」我點頭，看看對方的臉：「我的名字叫做古川彥二，是東都新聞的記者。」

「是的。」副駕駛點頭：「那麼我也來自我介紹，我叫做櫻井節。」

「好。」我喊道：「走吧，櫻井君。」

我們開始向前走。

我們越接近那個大建築物越覺得那個大建築物是廢墟，好像是機場辦公室什麼的。雖然是非常漂亮的建築物，但是仔細一看，窗子破裂了，混凝土上滿是污垢，處處生銹和剝落。

我們冒着冷風走近那個建築物。

入口的門開着。

「進去嗎？」櫻井問。

「好的。」我邊說邊走了進去。

變黃的紙片和壞掉的鋼製桌子雜亂地散佈着。

「有人在嗎？」我大聲喊，建築物發生了回聲。

「好像沒有人。」櫻井副駕駛低聲說：「好，我們走樓梯上去看看。」

我們走上本來裝飾的很寬的樓梯，每走一步，樓梯就砰噹砰噹地發出尖銳的聲音。

「噢。」櫻井副駕駛站住說：「這是……。」

我也睜大了眼睛，二樓以上大約一半被什麼爆炸炸掉了。樓梯邊的正左面牆出現了一個大窟窿，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

我們小心翼翼地繼續走着搖搖欲墜的樓梯。

我們走到再也走不上去的地方後，就站在那裡俯視周圍的風景。

我那時看到的風景，大概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展開在眼下的是大廈節比鱗次的大都市，好像在想像圖裡看到的那樣，圓筒形和蜂巢形的數十層的大廈綿密地群集着，從那中間穿過的彎曲着的大概是高速公路。無論如何，我們現在看到的不是現代都市，好像是未來的超級大都市。

但是，令我們吃驚的還不只是這些。在我們眼下群集排列着的大廈群有一成或兩成奇怪地彎着，或缺少頂部，或缺少牆壁。保留着原形的大廈也全都只有原形，玻璃似的東

都市廢墟

西部份已經破裂，裝飾也已經剝落，似乎受過很厲害的攻擊。何等荒涼！我側耳傾聽，聽到的只是猛烈低吹的風的聲音，感覺不到活着的東西的存在。一個荒涼的，悲慘地沈默着的都市。

這是廢墟。

我把視線移向對面遙遠的地平線，那兒也只有重疊的老舊大廈群綿密無盡地接連着。不，不是這樣。

在那個方向，假如我們眞的在羽田的話，應該會看到在銀座和有樂町方向奇妙的建築物。

（那是什麼？）

我凝目而視。被高聳的大廈殘骸遮斷，所以看不清楚，但是隱約看到那兒浮着半球形的圓屋頂。距離很遠，灰色而朦朧，但是看得出非常奇怪的怪物。

「古川君！」櫻井抓住我的手，用尖銳的聲音說。「看那個！」

「唉呀！」

櫻井指着的是圓屋頂稍左的方向。我反射地轉過視線，身體僵硬的好像彫像般。

那是東京塔！

沒有錯，那是東京塔，一半埋在彎曲而重叠的大厦中，只能看到上方三分之一，頂端有點歪，但是我立刻看出來。

可是……不能相信。

那有這麼瘋狂的事？怎麼看這裡都不是東京。這是完全不曾見過的廢墟大都市。

可是，却有東京塔。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有東京塔，却是大都市的廢墟。

我突然打了一個冷顫，背脊發冷。

「……喂。」櫻井緊握着我的手發出顫抖的聲音：「我們發瘋了嗎？」

就這樣，我們失去了做任何事的氣力，呆呆地站在沒有人影的，古舊的，崩壞的樓梯上，茫然任風吹拂。

如果不是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我們一定還繼續呆立着。

那是不曾見過的飛行體的出現。從前面提到的那個圓屋頂的方向，經過雲霧瀰漫的低空，飛來一架飛碟形的物體。

我們凝視着它時，它以非常大的速度向這邊飛過來。

我們本能地躲到牆壁後面，因爲我們覺得不管那是什麼，防着它比較好。

但是，飛碟無聲地來到我們頭上時，我突然覺得頭腦裡忽地燃燒起來，無數灼熱似火的東西擴展開來，突然聚成一個而爆炸。然後慢慢地冷却，但是我還是感到頭部某個地方麻木。

此時我認爲我非常尊敬那飛碟。飛碟是神，只要照飛碟所說的做，一切都會非常好，憂慮和煩惱都會消失。我已經開始認爲無論如何必須照飛碟所說的做。

（到我們這裡來）不成聲音的聲音在我腦中響着。（你要立刻和我們在一起。）

對，對，我一味地跑下樓梯，當然櫻井也是和我一樣。必須趕快到飛碟那裡去。

飛碟已經降落在我們坐來的飛機旁邊，乘客們一個跟着一個走下機梯，走向飛碟開着的門。門旁有個像人而很小的、黑色的生物照拂着大家走進飛碟。

（快進去，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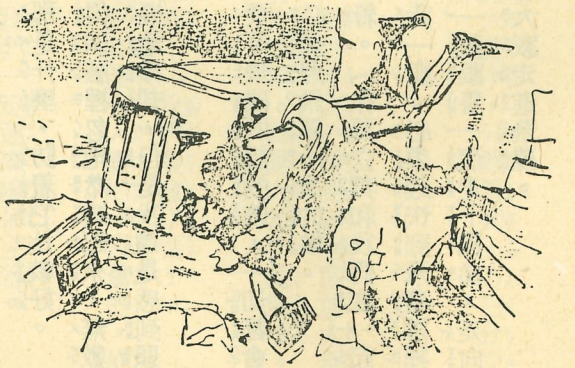
我的腦中又有了這細微的聲音。我總覺得那無聲的聲音似乎是從飛碟中心的天線發出來的，但是這且不管，要緊的是快進去，快！要進入飛碟，依照命令而做！

可是我們過份急了，我和櫻井在梯子中途互相擁擠對方，爭執得很激烈。我想咒罵櫻井，可是不知怎麼回事舌頭好像麻痺了，不能說話。

櫻井似乎也一樣，一言不語地想用手把我推開，我抓住他的手。

失去了重心，而梯子破破爛爛，我們互相扭着和梯子的碎片一起摔下去。

（糟了！）



我倒在地上抬起眼睛看時，飛碟已經收容了全部乘客，輕輕浮上去了。

（等我！）

把我帶去！……把我帶去！……我想爬行，但是爬不動。無論如何要追上，只要追上，一切都會很安逸……我這麼想着，想前進，却是不能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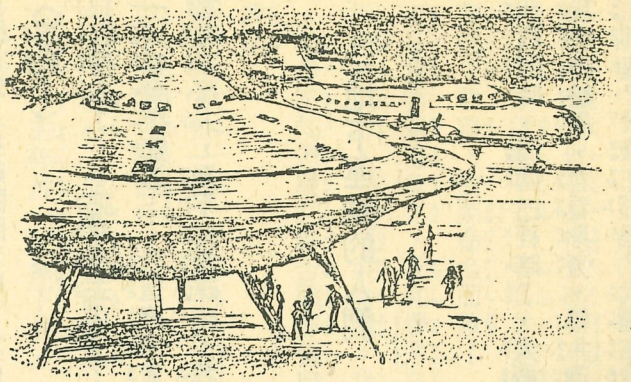
當飛碟遠去，看不到飛碟時，我昏厥了。

地下運動的人們

我甦醒時，周圍已經暗了，大概夜晚來臨了。

我痛得皺眉，看看身旁，櫻井還沒有甦醒過來。

在那裡？飛碟在那裡？我還在着了魔似地尋找着飛碟。如果不到飛碟所在的地方，



我總不能定下心來。

就在這時——

有幾個人的脚步聲接近了，很匆忙的步伐，不時發亮的燈。

突然，燈光正面地照到我的臉上，我忍耐着目眩，舉起手指。我希望被帶到飛碟所在的地方……我想這麼說，但是舌頭還是不能動。

「這個人好像被做了。」很粗魯的男人聲音。

他說的是日本話，但是現在的我顧不了這個，只希望早些被帶到飛碟所在的地方。

「似乎兩個人都中了控制光了。」這回是女人的聲音，冷冷的：「把他們帶回總部治療，或許他們知道關於那架飛機的事。」

之後，我被他們抬起來，好像櫻井也是一樣。（不是！）我決心要動粗，我想去的地方不是那裡，我要去飛碟那裡，飛碟那裡。

兩個男人用力把我架起來。

（痛！）

可是他們不管，他們硬把我拖着走。我想反抗，但是一點力氣都使不出。

我甦醒時，燈光都熄了。我想看看把我强行拖來的人們的臉，但是只有星光，只能看到帶着尖嘴帽的剪影。

黑暗天空的光亮處顯出傾斜的大厦和空中管子的影子。

奇怪的人們架着我和櫻井，巧妙地避開一塊塊混凝土和汽車似的東西的殘骸，走進大厦間的窄路。進入之後，頭上也有大厦的一部份突出來，所以完全漆黑一片。

那些人走下樓梯，大概是通向古舊大厦的地下道。一言不發走下去的人們的脚步聲奇怪地發出回聲。

大家的脚步聲終於停止時，我下了決心。這裡不是我想來的地方……這裡不可能有飛碟。只要一跑得動，我立刻就逃出去。

突然，令人目眩的光從正面照過來，因爲地下室的門打開了。

這裡是走廊，沒有發光體，但是天花板、牆壁和地板都發着乳白色淡淡的光。裡面還有一扇不銹鋼或什麼閃閃發光的堅固金屬門。

（放開我！）我毅然揮動雙手。我討厭這種地方，我要到飛碟那裡去！

但是，我覺得脖子上被針扎了一下，我就失去了知覺。

「張開你的眼睛。」

我聽到這個聲音，立刻醒來。

我看到白色的天花板，我大概是仰臥在床上。我聞到些微消毒葯的氣味，我想這裡一定是病房。

（那麼，這一切都是夢嗎？）我想。（好可怕的夢，我彷彿迷入另一個世界。）

在我的視野裡，有一張臉窺視着我。他好像是醫生，是一個相當老、目光相當安祥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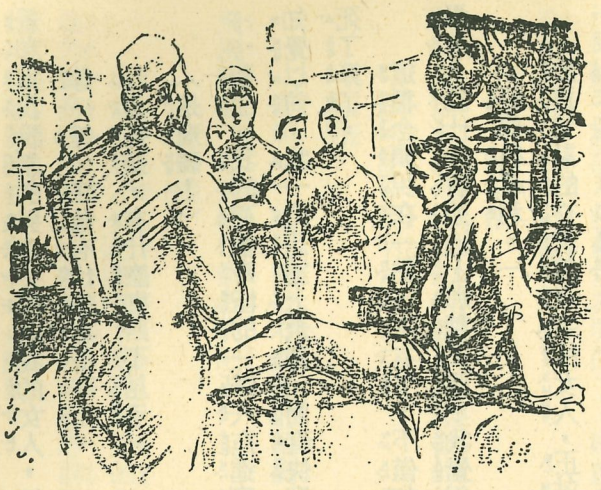
「怎麼樣？」他問我。「由於我的治療，你的心理和身體應該已經恢復健康了。」

我沒有回答，的確我的身體已經不再痛了。我長吐了一口氣，放心了，望了望醫生，然後又慌忙把視線移到那件白衣上。

那不是一件普通的白衣，那布料和我所知道的任何布料都不同，是一種柔軟而很薄好像金屬那麼堅固的質料。

「起身看看。」

不用他說，我推開蓋在胸前的布——連這塊布也是不熟悉的紡織物——從床上坐起來，急忙環視四周。



惡夢還在繼續，不，豈只是這樣，惡夢才是眞正的現實。在我的床舖周圍有許多穿着和對我說話的男人一樣白衣的女人，她們交叉着兩手，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

等一等，好像有什麼事很奇怪。

我搖搖頭，有什麼東西不見了。

（是飛碟！）

對了。我的確被奇怪的一夥人拖進廢墟裡面，硬帶到地下室來，直到在地下室失去知覺以前，我一直想追上飛碟，簡直快發瘋。我那時認眞地認爲如果被飛碟遺棄，不如死了算了。

這種念頭現在一點也沒有了，不僅如此，而且一點也不明白爲什麼剛才會那樣迷戀飛碟？爲什麼會想追上那種東西？我覺得自己非常滑稽。

「好像很順利。」

說這句話的交叉着兩手的女人，正站在這群人的中央，她的膚色白皙，眼珠澄澈，鼻子輪廓分明，非常漂亮。

她一說話，我就立刻明白了，她就是把我拖到這裡來的那一夥人的首領。她的聲音冷冷淡淡，令人發涼。

不錯，就是她。

她迅速地走近我的床邊，用同樣的冷淡語調說：

「好，請你說明。」

「說明？」

「是啊。」她的聲音有威壓的語調：「你爲什麼會在那裡？你的服裝是什麼？那架飛機怎麼了？通統告訴我們吧。」

「妳說什麼？」

「他已經不受巴拿德人的控制光的影響了吧？」她問剛才那個似乎是醫生的人：「他的腦筋已經解放，能用自己的意志講話了吧？」

似乎是醫生的那個老人點頭。

她又轉向我，說道：

「那麼，你要合作，你是人類，有和我們的工作合作的義務。如果你不想受刑罰，就立刻說。」

她的命令式的語調使我勃然大怒。

「算了吧！」我大聲說：「妳要我說這說那，怎麼行？你們是什麼人？這是什麼地方？」

對方蹙眉，所以我更大聲嚷道：

「這些事我還要問妳呢。我們好端端地坐班機到達東京羽田機場的！可是怎麼樣？東京已經變成了廢墟。不僅如此，連奇怪的飛碟都出現，把我們的同伴都帶走了。還不只這樣，想追上那飛碟的念頭突然佔據了我的腦筋。結果，我來到這裡，被穿着奇怪衣服的妳們訊問。到底是怎麼回事？請告訴我吧。妳們如果不說我也一個字都不說！」

說完這些之後，我已經喘不過氣來。我還是第一次這樣連續叫嚷。

「不……不可信。」站在房間角落裡的一個男人突然說。他和她差不多年輕，有一張好像很聰明的臉。

「難道……」他大步地向我走過來。「你眞的坐了那架飛機來的？你穿着的是你的衣服嗎？」

「當然。」我終於發脾氣：「難道還有什麼別的理由？」

「時間口袋！」他毛骨悚然，看着她。「叫他說……我們做了一件最可怕的事了。」全體都沈默，所以他繼續說：

「這些人顯然是從一九六〇年代來的！」

什麼？

我懷疑自己的耳朵。一九六〇年代？那麼……

「怎麼樣了？」我大聲喊叫：「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一九九九年。」她沈靜地說：「這裡是我們的地下運動總部。」

「……一九九九年？」

「是的。」

「可是……」終於清醒過來的我說道：「會有……會有這種事嗎？飛越時間……這種事……。」

可是，室內的人們都不回答，他們面面相覷，却沒有一個人開口。

「你們說謊！」我突然嚷道：「你們想共同來欺騙我！什麼一九九九年？會有這種事？」

好像是醫生的那個人輕輕搖頭道：

「我們沒有騙你，這裡是一九九九年，一九九九年的十二月四日，這裡的確是東京。」

「……。」

「你所看到的是住在巴拿德星系的外星人的飛碟。那個飛碟伸出了對人類的頭腦發生作用使人變成奴隸的控制光。地球上的人類大部份已經變成巴拿德人的奴隸了。」

「……。」我說不出話。怎麼可以……怎麼可以有這種混蛋事情？我過去曾經讀過好幾次科學幻想小說，僅僅爲了娛樂來讀這些荒唐無經、異想天開的故事，那些終究不過是幻想而已。這種小說我從來不曾認眞地認爲有可能性。

我心情非常壞，遲緩地移動兩手抱住自己的頭。

「你們出去。」我嘟喃：「讓我一個人在這裡。」

大家交換眼色之後出去了。我抓住枕頭，用力敲打帶着微光的牆壁。

恐怖的電影

儘管如此，幾個小時之後，我的心情總算穩靜下來了。當然，那些穿着奇怪白衣的人們所說的話我並沒有完全相信。但是，我在心底不能否認他們所說的話合乎邏輯。

（好。）我想：（從他們的衣服和我躺着的床上的被子看來，也可以認爲這裡是未來。讓我試着把這裡假定爲一九九九年。可是……說那飛碟是地球外面的東西，操縱着人的腦筋，簡直像漫畫裡的故事嘛。）

我突然想起在機場發生的事情，突然靠近過來的飛碟……然後我突然想要到飛碟旁邊去……然後招呼乘客們進入飛碟的小生物們……。

（這是不可能的，那會有這種好像夢一般的事？）

可是，又有什麼別的解釋呢？

我告訴我自己：這不是夢，我不想承認，但是不能不承認。

所以，當開門處那個像醫生的人物進來這麼說時，我沒有反駁他。

「準備好了。」他用柔和的聲音說。「請你到下面的房間去，和你的同伴一起看電影。」

「電影？」

「是的……證明這裡是一九九九年的電影。」

「電影？」

「是的……證明這裡是一九九九年的電影。」

「哦？」我被好奇心驅使着：「那是爲了我們……。」

「不是。」他慌忙搖手。「中村和岩瀨他們這些急進的人不會做無用的事。電影是爲了大家而放映的。要讓大家看了激起鬥志來。」

「鬥志？」

「是啊……在攻擊宇宙人之前必須這樣，依據各時候的需要放映不同的電影。」

「……。」

「反正跟我來吧。」他扶着我，輕輕對我點頭：「我是一個醫生……我不太贊成用這種方法激起鬥志……我想這只能灌輸復仇心……除了破壞什麼也得不到……但是我不是首領。」

他聳聳肩，又說：

「跟我來。」

我聽從了他。

我們走過微微發着白光的走廊，走下樓梯。不知什麼地方傳來機器的響聲和人的聲

音。這裡不是普通的地下室，比想像中大，我想這彷彿是把一個小都市埋在地下那麼大。

當我們走到禮堂似的房間前面時，醫生催促進去。

「就是這裡……你的同伴應該也已經到了。」

房間裡，已經有將近一百個人坐著，注視着正面的影幕。

「哎呀，古川！」突然響起我熟悉的聲音。原來是櫻井副駕駛。

「你沒事吧？」我握住櫻井的手。

「嗯。」櫻井點頭，低聲耳語：「你聽說了這裡的事嗎？」

「聽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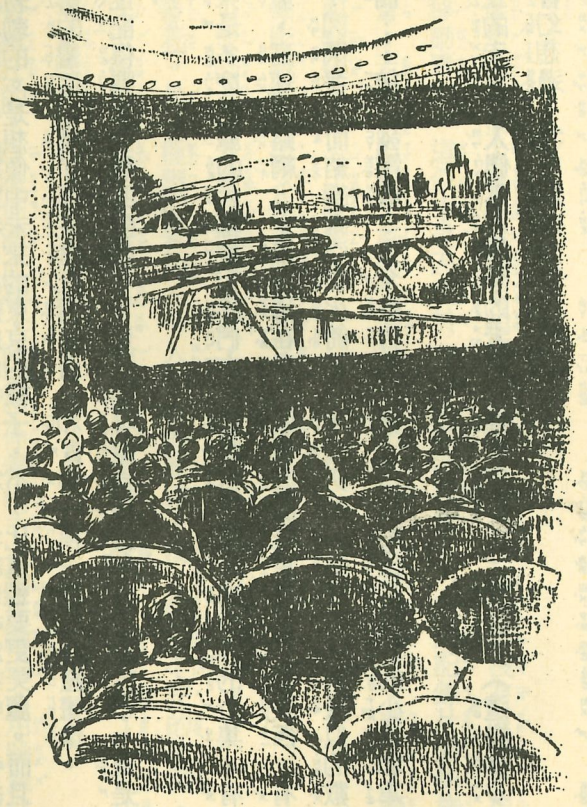
「相信嗎？」

「不知道。」我小聲說。

「不怎麼可信，但是……。」

「喂，要開始囉。」醫生在我們背後說：「快坐好。」

我和櫻井並排坐下時，房內同時變暗。



正面映出來的是千眞萬確的東京。不像我們在那毀壞的大廈所看的那樣滿目瘡痍，而是生氣勃勃的。是想像中未來的東京的樣子，不，比這還要更美麗。而且，這畫面不是普通電影的畫面，就好像從窗口看外面，和實物一模一樣的立體畫像。

「各位記得嗎？」說明開始了。是那個叫做岩瀨的女人的聲音：「這是七個月前的東京的樣子。」

那本來是多麼美麗的大都會?!我們在報社常常出版未來世界的時集，有飛車、大廈、海底開發、高速公路網……但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更不得了的東西，有行走隧道的磁力火車、閃閃發光而絡繹昇空的火箭……用透明的連絡管結成網眼似的數百大廈群……天氣控制……核子發電廠……食品合成工廠……自由出入森林的小車和車上優雅乘客……。

（眞正的未來比人們常常幻想的未來還進步得多。）我想：（這樣進步的世界我連幻想都不曾幻想過。我的幻想力實在很弱。）

「這個都市本來是我們的。」她繼續說：「我們本來住在這個都市，過着自由的日子，可是七個月前……。」

畫面改了。

這回好像是從那個大廈的屋頂上拍攝的風景。畫面的鮮明感沒有改變，但是從攝影機完全沒有移動看來，這似乎是因定於一個地點的攝影，一定是記錄片攝影機所拍攝的沒有聲音，天空中出現了好幾十個黑點。黑點眼看着接近過來，變成了飛碟。它們橫過我們的視野後，失去了踪影。

「自動攝影機已經把入侵者照下來了。」聲音變得很激烈。

「這些可恨的入侵者擴展到全地球，想把我們變成他們的奴隸。」

配樂在響着。是一種壓抑着的、令人不快的旋律，使人坐立不安的曲調。

畫面變成市街的風景，大概是另外一部自動攝影機所拍攝的。除了天空中飄着一個飛碟外，是常見的未來都市的一個鏡頭。

那些人是瘋狂的。眼睛佈滿血絲，向天空伸着兩手，跑來跑去，用跳舞似的步伐無秩序地來來往往。有幾個人手裡拿着棍棒或別的武器，把商店的櫥窗和建築物的牆壁打

成粉碎。

「這是因爲他們受了控制光的影響。」聲音喊道：「這時候在地面上的人們都變成了俘虜！變成了從巴拿德星系來的外星人的奴隸！除了像我們這些恰巧偶然在地下深處工作的人以外，全都中了控制光！」

一輛汽車衝進來，佔據了整個畫面後，向旁邊逸出，不知碰到什麼東西，碎片紛紛落下。

影幕上又映出幾個人從地下急跑出來，但是他們一出地面，立即變成軟癱的，把手裡的東西扔掉，仰望着天空。

配樂已經變成低沉而恐怖得令人受不了的聲音。房子裡的人發出了呻吟聲，是充滿了不甘心和懊悔的聲音。

影幕執着地繼續映出畫面，這回是俯視市街。

大廈、高速公路和車子都被徹底毀壞了。成千上萬的人向天空伸着兩手，向着一方前進着。上空有幾架飛碟慢慢地飛着，那些人是在追着飛碟。那些男女老幼在沒有橋的地方就跳進水裡，在人倒下的地方就踏着屍體前進。

「殺死他們！殺死他們！」房間裡看着電影的人們異口同聲喊道。

影幕繼續映出畫面——聚集的群衆仗着人多把房子弄倒，在平地，在有着建築物的骨架的地方……在快完成的巨大的圓屋頂……外星人拿着棍棒似的武器殺害不能動彈的人。戴着和納粹的軍帽相似的盔帽的巴拿德人——用魚鱗似的閃閃發光的金屬片裹着身體的小人們——把人類當作家畜和螻蟻似地毫無慈心地役使着。人們却欣然聽從命令跑來跑去，扛材料、被殺。

怪物的面孔突然被放大。凸出的大眼睛、吐着舌頭的大嘴巴、戴着盔帽的水母似的頭。

我感到噁心，心情壞得可怕，對眼前的巴拿德人感到强烈的憎恨。連我都這樣，我想房間裡的其他人一定感到更激烈的衝動。「殺死他們！殺死他們！」的聲音如洶湧的波濤般湧出。

電影突然放映完了。房子裡充滿了死寂一般的沈默，一瞬間，有好幾個男女——其

中兩個我也認識——跑到影幕前面，揮動手，說：

「我們今夜去襲擊在最近的巴拿德人住宅區！」

「對！」好幾個人喊。

「照預定計劃行動。」女人用尖銳的聲音說：「大家準備好之後，準時在地上聯絡口集結！」

人們高叫「是！」房內殺氣騰騰。

大家隨着影幕前面的人的信號一起站起來，跑步到外面。

我們呆呆地注視着這情景，我和櫻井兩個人都沈默着，因爲我們受到很大的震驚。

當我醒覺時，前面提到的那位醫生用手按着我的肩膀。

「知道了嗎？」醫生說：「我們在爲反擊而戰鬥。那些傢伙的居住區在東京裡有一個，稍微離開點在橫濱有一個，就這樣分佈在全世界。我們必須利用我們所獨得的一切科學來攻擊那些傢伙，必須在我們的科學滅亡前這麼做。」

「世界各地大概有和我們一樣的團體。」醫生繼續說。「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和他們聯絡。如果我們出去外面被那些傢伙發現，着了控制光，被帶走，那就完了。如果我們到地上去發信，讓那些發現了這個地方，那也完了。那控制光穿不透很厚的岩石和金屬，所以我們才幸運地得救……如果這裡被那些傢伙查明，那些傢伙就會侵入，我們就會變成奴隸。」

我和櫻井只能點頭。事情太意外，不能立即給我們眞實感。不過，剛才的電影證明這是眞的，這裡的確是一九九九年，受着巴拿德人的統治。

「噢，對了。」看到沈默的我們，醫生好像想起什麼似地說。「委員們說有話要和你們談，離攻擊開始還有一點時間，就請你們立刻去好嗎？」

「委員們？」櫻井回問：「爲了什麼事情？」

「詳細情形我不知道。」醫生說：「多半是關於你們飛越時間而來的說明吧。」

「這麼說，我還眞聽過時間口袋。」我說：「時間口袋是什麼？」

「那是……」醫師說到一半又搖頭道：「這種事讓專家說明比較好……我爲了等一下出去攻擊的人回來時的準備很忙。」

醫生指指旁邊的樓梯，又說：

「你們從那裡下去，就有作戰會議室，大家會在那裡。」

醫生露出和藹可親的微笑，然後從走廊的另一個方向走了。

時間口袋

我們照醫生所說的走下那個樓梯。途中好幾次和穿着白衣服的人擦肩而過，但是他們沒有好好地注意我們，大概大家都很忙吧。我想，照這種情形，如果有間諜進來，也不會知道。不過，仔細一想，不可能有人類進來徘徊。人類已經截然分成兩類——奴隸和地下運動的人們——所以，在這裡走來走去而不到飛碟那邊去的一定不是奴隸，而是友方。或者，大家都已經知道了我們的存在，或出入口裝置了嚴密的監視裝置——這些我們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人一定幹得很好。這種事情由仍在三十年前的我怎麼想也不會想通的。

三十年……

我不禁停下了脚步，一直忘記了的三十年這時候又在我的心中復甦。

三十年，無論怎麼想，都是遙遠的過去。

我一瞬間清清楚楚地想起地方上的那座機場的閃閃光亮，有樂町的雖然髒亂却充滿活潑的街道和霓虹灯光，還有嘴巴很壞，人却很好的記者同行的面孔。想起了魚糕豆腐蘿蔔湯的味道、葡萄牙式七孔喇叭的音響、郊外的電車、地下鐵路、和電影院。

三十年……現在已經沒有這三十年了。已經是遙遠的過去的事了。這東京已經是荒涼已極的廢墟了，被巴拿德人佔領了，人們變成了奴隸——。

我的視綫和櫻井的視綫相接，櫻井似乎也想着同樣的事情。

「不要再想了。」櫻井用黯然的聲音說：「以後慢慢想好了。」

「嗯。」我把心中的種種拼命壓下去，又和櫻井並肩而行。

我們走到樓梯的盡頭，看到一扇門，敲了敲。

「請進。」

我們推門。

這是相當大的房間——高高的天花板上懸掛着一個古色古香的彩灯，中央有一張桌子，桌上散亂地放着一大堆圖片。右手的牆壁上排列着二、三十具好像是通向這地下總部的全體電話機。另外一邊的牆壁則是透明的，有幾個男女從那裡看着對面，其中一個人向我們招手道：

「來這裡。」

我們走過去，不禁叫了一聲「啊！」

那透明的牆壁對面是一個工廠。從這裡看下去，那裡排列着一大排很大的圓筒形的反應裝置似的東西和裝配台似的東西。正下面整齊地擺着好幾十個盔帽，這些大概是產品。

在這些各種機器中，特別大的是排列在對面遠處的很厚的金屬板，看起來高得可怕，穿過工廠的很高的天花板，伸出天花板上面。

我們呆呆然看着這些金屬板時，有一個人對我們說道：

「那麼……坐到那張桌子旁邊去。」

其他的人也慢慢聚集到桌子周圍來。他們都是剛才集合在影幕前面的首領們。

「在這裡的都是地下運動的委員。」那個女人說：「我叫做岩瀨眉美……第二行動隊的負責人。」

「我叫做中村邦夫。」另外一個我們看過的人走過來：「負責這裡的技術方面……對了，你們看過電影了吧？」

我們點頭。岩瀨眉美又說：

「看過電影，你們已經明白了吧。你們現今所在的這個世界確實是一九九九年，比你們的世界多三十年的未來。」

我們只能點頭。我們還有什麼別的回答？

「我們馬上就要去攻擊最接近這裡的巴拿德人住宅區。」另外一個委員說：「我想這次攻擊多半會收到相當大的戰果……我們終於造出了新的武器……但是，在攻擊之前

，我們想先向你們說明眞象，所以才叫你們來。」

眞相？

我和櫻井面面相覷。

「也許你們不會相信，一切責任都在我們肩上哩。」中村邦夫開始說：「我們一直在拼命研究能夠對抗巴拿德人的技術。」然後轉向櫻井說道：

「你是那架飛機的副駕駛吧？那麼你一定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那巴拿德人飛碟的飛行法？」

「注意飛行法？」櫻井皺眉。「啊……那和我們所知道的任何方法都不同……。」

櫻井突然眼睛發亮，說道：

「對了！我知道了，那叫做重力場推進！不會錯。」

我看看櫻井的臉，因爲我以前的確聽過這種說法。我說：

「所謂重力場推進，就是控制引力而飛行的方法嗎？」

「對。」中村點頭：「你們知道的很多嘛，正如你們推測的，那些傢伙所用的是重力控制方式，將引力任意由某個方向遮斷或緩來而自由飛行，只要把地球的引力遮斷，那飛機就能由於其他天體的引力而輕易地飛上去。」中村指着剛才那個透明的牆壁說：

「既然巴拿德人使用重力控制方式，我們也要使用同樣水準或更高水準的東西才會有勝算。我身爲技術方面的負責人已經在拼命研究。」然後把手指指向工廠的上方說：

「那些重疊着的板就是了。」

「……。」

「所謂重力，本來被當作空間的歪曲來了解。」中村把手交叉在背後走來走去。「在有巨大質量的地方必有重力，那重力以空間本身的歪曲的形式出現。」

中村站住，又說：

「我想我把實際情形說出來你們也不會懂，所以就簡略地說。我想：因爲『質量』和『能』有互換性，所以如果使用莫大的能，或許能夠變成重力。把這個重力轉向和地球的重力相反的方向，就會形成加減相抵，那個物體就會飛上去——我這樣說明是粗枝大葉的。不過，我確實已經着手進行這個實驗。」

我發呆地望着中村的臉，我覺得好像懂得一點——不，應該說幾乎不懂才是正確的。

「讓我把話說快一點。」中村瞄了一眼手上的錶。「我的實驗成功了，我們造出了反重力，可是昨天下午——」

中村搖搖頭，又說：

「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故——由於開關的操作錯誤，把重力轉向相反的方向，沒有使它飛上去，反而把它按在地上。」

中村上氣不接下氣地繼續說：

「結果，地球上不可能有的重力懸在空間了。因爲我們所有的一切『能』都被注進去了，應該會發生非常可怕的異變。空氣會突然被吸引、壓縮——但是却沒有成爲這樣。儘管『能』繼續出去，却沒有發生任何異變，『能』好像被什麼吸去了。我們慌忙關掉開關——但是太遲了。」

「……。」

「那些『能』轉位了。」中村現出痛苦的表情：「那些『能』流進那個空間，阻礙了時間的流動。結果，在實驗物的上空形成了『過去』的空間！」

「過去的……。」

「是的。而且不巧你們的飛機正好在那個空間裡面。時間轉位結束時，你們已經開始向現在的空間降落。」

我們茫然望着中村，萬萬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這種現象並不是頭一次發生。」中村看着地板繼續說：

「這個被叫做『時間口袋』。不知道你們的時代是不是有過，戰鬥機突然消失和人突然失蹤的事件有幾成就是這種現象。有一部份時間錯亂，眼睛看不見這部份，但是人或其他東西如果跳進這部份，就會進入另外的時間。這就是『時間口袋』……不僅在空中如此。地上也有常常發生的記錄，在短暫的時間裡過去的風景出現或看到從前的人，就是因爲這個。……但是……我人爲地造成了這個。」

委員們和我們都沈默着，不久，中村抬起臉來又說：

「所以……或許你們能回去。只要製造同樣的狀態，讓飛機飛進去，搞得好就能回

去。或許會有少許時間上的誤差……但是我想不要緊。」

「所以我們曾經想勸你們回去。」岩瀨眉美微笑着，我們第一次看到她微笑，美得驚人。但是眉美立刻恢復原來的冷峻表情，說道：

「我們再過一個小時就要開始攻擊。除了嚴重打擊巴拿德人之外，還必須把儘可能多的人救出來加以治療。更重要的是我們不知道能否安然回來……在這之前你們先脫逃出去吧。那樣會比在這裡安全。」

脫逃！

我的心情就像在做夢，正在想着不太可能回去的時候，意外地得到應許。又能回到過去的自己的世界……這是很誘惑的。櫻井又是駕駛員，只要我們兩人想要出發，大概就能吧。

可是——別的人會怎麼樣呢？被飛碟捕捉去的人們怎麼辦呢？我不能見死不救。那個機長、空中小姐、夫婦、甚至那個任性的中年紳士……。

「我……」我和櫻井同時出口，彼此相視。

「我們不能回去。」櫻井代表兩人的意見發言：「我們有義務和同伴們一起回去。」

「沒有那樣的時間。」岩瀨眉美說：「在爲別人設想前，先爲自己設想吧。」

「辦不到！」我插嘴：「我不想做出那種只爲自己設想的舉動。最重要的，就算兩人自顧自回去了，我們會遭到什麼？……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回去，就沒有意義。」

「說的是。」櫻井喊到：「如果說這樣不行，那麼我要參加這次攻擊，用我的手救出同伴們。」

「我看了那電影了呀！」我喊道：「我怎麼能厚着臉皮就這樣回去?!要不是把同伴全部救出來一起回去，就是寧願在這裡被殺。好，怎麼做？」

我想我是一個多麼好的人，我本來用不着去做這危險的事，不必做危險的事就可能回到過去的羽田機場……可是我不能忍受。

委員們非常驚訝地面面相覷，一會兒之後，岩瀨眉美代表全體說道：

「你們死了我們也不負責……對我們來說人數是越多越好，如果你們有意幹，那就幹吧。……不，應該說我們要感謝你們。」

向侵略者挑戰

空氣非常寒冷。

我們走到漆黑的地面上，禁着脚步聲，在滿佈砂礫的小路上前進。

我們每一個人手裡都拿着一支小型的麻醉鎗，戴着盔帽。這種盔帽把我們的頭和臉完全蒙住，只露出眼睛和嘴巴。以前我被這些地下運動的人捉住的時候，爲什麼會認不出他們的面孔，我現在才明白。那時除了黑暗之外，他們又都戴着這種盔帽。地下運動的人們要走到地面上時一定會戴着這種盔帽，這是爲了防止巴拿德人的控制光。

「可是，你們好好聽着。」出發前，製造這種盔帽的中村邦夫提出警告：「這種盔帽不能完全遮斷控制光。比方說，就像浮在水上的紙，起初沒有問題，但是很快就會變弱。最多連續兩分鐘在控制光之下，頭就會漸漸被擊倒。所以，一旦覺得自己已經開始對飛碟有好感時，就必須跑到岩石或厚金屬板下面，就是不會受到控制光影響的地方，然後撩一撩盔帽側面的鈕扣。這麼一來，由於强力的麻醉作用，你就會昏迷過去，以後被救回去接受治療。」

中村邦夫說到這裡點個頭，又率直地說：

「只要遲一秒鐘沒有這麼做，你就會變成巴拿德人的奴隸。」

剛出發時有一百個人的這個攻擊隊，由於在途中分出去一些人和爲了聯絡而留下一些人，不知何時只剩下不到四十個人。

指揮這個隊伍的是岩瀨眉美。女的當隊長令人感到很奇怪，但是這個時代的人爲了做一件事，只知道選出最有能力的人，不拘泥於男女了。事實上，岩瀨眉美的指揮非常漂亮，有板有眼。

在黑暗中行軍大約兩小時後，眉美突然噓了一聲，叫大家停下來。

「從這裡開始，我們再也無法走後路了。」眉美很快地說。「我們要分成兩股，由

正路兩側前進，好嗎？」

我們分成兩組，開始由崩坍的大路沿着陰暗處前進。因爲走的是通衢大道，天上有星星在閃耀，不必像剛才那樣用手摸索前進，但是也正因爲如此，對於周圍浮起的各種東西的殘骸必須不斷地費神注意。

不久，我們來到建築物群彷彿被一刀切斷似地消失了的地方，這時我默無一語，仰望眼前可怕的建築物。

那是大得異樣的圓屋頂。我當初來到這裡時是從遠方看到這種圓屋頂，現在從距離三百公尺的地方看，它的威容超過了我們的常識。

它發着淡粉紅色的光，佔着眼前視野的五分之四，高高聳立在天空中。

圓屋頂的四周被裡面的灯光令人目眩地照出來。拿着白色小棍棒的人們大約十個人一組走過去，他們大概是奉命担任哨戒，他們的表情呆板，好像沒有什麼感情。

圓屋頂的中段周圍有好幾個窗子，從這裡看去似乎很小，但是想到這些窗子是在遙遠的高處，那麼它們的大小是足夠飛碟自由出入的。

我們集結後就進入敵人的居住地和廢墟之間的境界線上的一個大廈裡面，屏息等待着，我們等待新發明的反重力船攻擊圓屋頂時，一起突擊。

一片寂靜。

我們這樣拿着麻醉鎗，各隨己意，在圓屋頂中，我們的伙伴和其他的人應該是正在依照巴拿德人的命令工作着，在人類想都沒有想過的巨大而複雜地細分的圓屋頂內側，在這個瞬間，或許人們正在螻蟻似地被利用着。

不久我們的反重力船就會飛來……委員們預料這會使已經完全輕視人類的巴拿德人受到震驚。自從毫無抵抗地被侵略以來，據這裡的總部的人所知，人類一次都不曾使用過飛行體。所以當一架跟不上時代的螺旋槳飛機降落的時候，他們才會慌忙對準飛碟而來。

在圓屋頂四周，衞兵交班了，先前的衞兵從圓屋頂下部的小出入口進去了。

時間又過去。大概那新的反重力船認爲在我們到達以前發動攻擊沒有什麼用處，所以在等待着。

別的攻擊隊一定也已經在預定的地點和時間待機了。

我感到身體漸漸變冷，櫻井在小心不出聲地抖動着大腿。

（快了！）我想。（馬上就要攻擊了，到了那時，就顧不了什麼冷了，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破壞對方的設備，儘可能把人救出來，然後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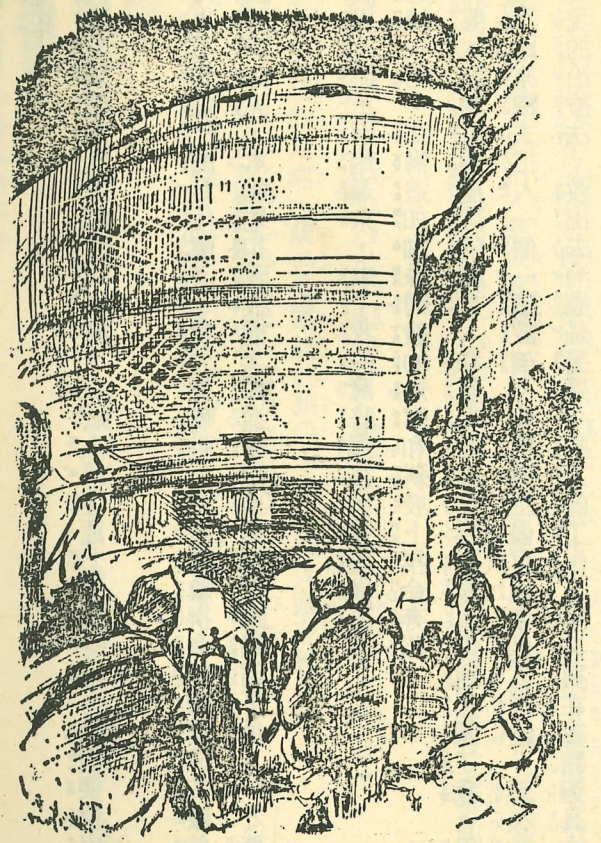
但是在等待的時候，時間總是過得很慢。

突然，我感覺到衞兵的步伐亂了。一直靜靜的圓屋頂漸漸嘈雜起來。

（來了！）我從窗口望向黑暗的天空。樣子不好看，却威風凜凜的飛機一架、兩架、三架……一共三架直直地向圓屋頂的中段衝過去。

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後，圓屋頂的周圍忽然發生瘋狂似的騷動，衞兵們亂了陣脚，亂跑。圓屋頂的下部打開，從裡面跑出好幾百個男女，仰望天空，握着白色的棒，幾百道白光飛向天空。

飛碟從窗口飛出來，一架、兩架、五架、六架……對着我們的反重力船一面噴火，



一面飛向前去。

「現在！」

我們聽到這聲音，立即衝出大廈。在敵人只注意上空的時候，我們要救出儘可能多的人。

我再也不知道什麼是什麼了，我大聲喊叫，用麻醉鎗拼命射擊變成奴隸的人。躲避着對方反射的白光，本能地扣着板機，衝進圓屋頂裡面。踏過倒下的人，不斷向最裡面衝進去。

一個男人從正面跑過來，中了我的麻醉彈後，立刻倒下。

我忘掉一切，在構造如蜘蛛網般的走廊和斜坡上拼命奔跑。

爆炸聲、什麼東西崩落的聲音、和驚叫聲重疊起來漩渦似地包圍了我。但是我顧不了這些，我跑來跑去把人一個一個放倒。我們要把儘可能多的人弄睡，然後救出去施以人類新發現的治療法。救出去治療是另外一些人的工作，我只要在盔帽還具有效力的時候把儘可能多的人弄睡就可以。

我跑上跑下，大聲喊叫，攀上一個地方又奔跑。還沒有嗎？——還沒有受到控制光的影響嗎？我只担心着這個問題而揮動着麻醉鎗前進。迎面而來的人都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大概巴拿德人是把人類只當着工具，把人類俘擄之後，就沒有把衣服發給他們。阻擋在我前面的人們手裡拿着的唯一由巴拿德人供給的東西就是好像是光線鎗的白色棒子。

我終於氣喘如牛地站住了，奇怪的是，我的盔帽似乎還發揮着效力。

這裡是漩渦狀的走廊，顏色像霓虹的顏色，看了使人眼花撩亂。

這麼看來，我不知何時已經進入很深的地方了。周圍沒有一個人，說不定這一帶已經不是讓人類居住的地方，而是巴拿德人自己居住的地方。

管他的！

我把鎗握緊，向那漩渦的中心前進，脚下似乎是集合圈圈組成的地板，很難走，但是我硬走着前進。

於是，我的眼前霍然開朗。

我已經站在寬廣的大廳入口處，大概只要接近，就能自動進去。這裡鮮明的顏色在亂舞，地板畫着傾斜的寬大的弧形，非常不安定，而天花板和彎曲的牆壁都全面塗上了鮮烈的原色。

不僅如此，大廳中還有二十個以上的外星人聚集着站在那裡。

他們沒有戴盔帽，也沒有穿前面提過的那種閃閃發光的衣服，大的和小的都注視着這邊……好像是畏縮了，一動都不動。

（巴拿德人的家眷嗎？）我一瞬間這麼想。我不知不覺讓鎗口低下去。

於是，一個巴拿德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旁躍去，那裡有一個四方形的，帶着天線的儀器。那傢伙跑到那儀器旁邊了。

（那是控制光！）我反射地把鎗對準他扣了板機，我沒有時間考慮這種鎗對他是否有效。

巴拿德人發出奇怪的聲音，飛上空中，然後落在地板上。

有效！麻醉彈對他們也有效！……大概因爲對方身體很小，給了他很大的震驚！

我又擺好了鎗的架勢，再也沒有一個巴拿德人敢動一動。

可是……這樣子下去沒有用。我把鎗口對着他們揮手示意叫他們出去。

一瞬間，不知什麼東西敲中了我的盔帽。我回頭一看，一個巴拿德人拿着白色的棒子站着。

接着我的衣服突然變熱，我一邊扣麻醉鎗的板機，一邊痛苦得皺着眉跪下去。對方慢慢地舉起棒子，對準了我。這時對方不知被什麼東西彈了一下似地打倒在地面上。

「幹得好！」十幾個穿着白衣服的男人蜂擁進來。

我看到他們後，突然心情一鬆，倒了下去。

「振作點！」有人說。

我聽到這個聲音，拼命問他：

「怎麼樣了？情形變成怎麼樣了？」

「大勝了，他們的飛碟慌忙逃到別的居住地去了。」

「哦……。」後面就不成爲話語了。突然而來的安心感和洪水般的疲勞使我閉上了

眼睛——任由周圍漸漸變暗。

下面的就不必再說了。

巴拿德人受到意外的反重力船的攻擊，澈底地張惶失措了，沒有放射控制光，稍微打了一下伏就逃走。

他們小看了地球人，安心於控制線的效果，沒有想到地球人會給他們這種程度的攻擊。沒有好譬喻，勉强舉出一個譬喻就是：如果土撥鼠團結起來反抗人類，人類一定會受到很大的震驚。對巴拿德人來說，人類不過是像土撥鼠那種存在。

圓屋頂中收容的人達到數十萬之多，我想這大概是眞的。比後樂園球場大得多的建築物中幾百層樓的居住地是能夠輕易容納這麼多人的。

地下運動的人們把這些「奴隸」們一個一個全部弄睡，然後一個一個給予治療。還沒有治療麻醉的效力就過了的就再使他睡着，一直等到輪到他接受治療爲止。當然我們這幾個飛機的乘客受到最優先的處理，醫師保證我的同伴們一兩天內就會恢復成健全的人。

但是，巴拿德人的居住地並不是只有這一個。他們有幾百萬人散佈在全世界。佔領了這一處不能算人類已經光復了地球。

不過，到了現在，巴拿德人已經不是那麼可怕的了，因爲人類已經發現了堆積在圓屋頂倉庫裡的巴拿德人的盔帽。

「好像控制光對巴拿德人自己也有效。」中村委員說。

「所以當他們不得不暴露在控制光下面的時候，他們也需要戴上盔帽。他們的盔帽不像我們製造的不完全的盔帽，而是能完全防止控制線的……我們要立刻大量生產這種東西。這麼一來，再也不會有任何一個人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不管怎麼樣，我們所佔領的圓屋頂似乎不必担心會立刻受到反擊。這是因爲巴拿德人似乎已經開始考慮談判的方法，想用談判領回被我們俘擄的巴拿德人。對他們來說，自己的同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只要好好利用這點，就有促成人類和巴拿德人談判的可能性。

「如果他們不願意，也沒有關係。」地下運動的人們笑了：「現在我們有了他們留下來的無數的光線鎗，下次打起仗來，就完全平等了吧。」

回到和平的地球

冬天的柔和的太陽照着群集在荒涼的飛機跑道的人們。

「我們一定會把地球收復給你們看。」中村一隻手拿着短而粗胖的新型盔帽說：「到了這個地步已經不要緊了……你們幫了很大的忙。」

「進行得這麼順利，太好了。」岩瀨眉美也笑了：「只要實驗成功，你們就會全部一起回到三十年前。」

乘客們已經開始向並排站着的地下運動的人們揮手，然後登上機梯了。

我不由地覺得依依不捨。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喜歡上這裡的人們，尤其是岩瀨、中村、和醫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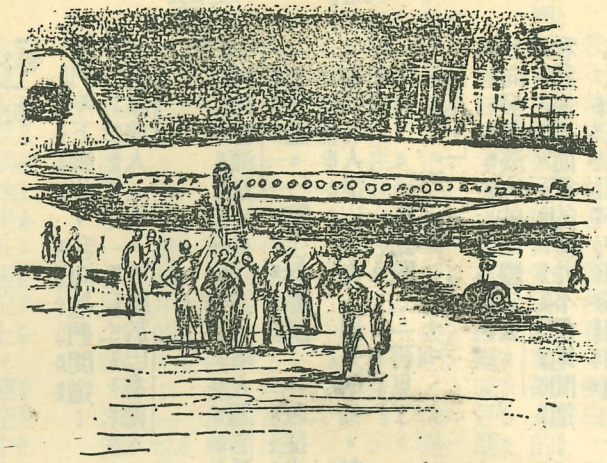
可是，這終歸是感傷而已，我在自己的世界有許多要做的工作。我不是屬於這裡的人。我所能擁有的一切只是淡淡的回憶。

「那麼，我要發動引擎了。」和有田機長並坐着的櫻井副駕駛說：「我們會暫時在上空盤旋，所以請你們斷斷續續地製造『時間口袋』。」

「知道了。計算完全正確。我們只要發出塡滿這幾天間隙的『能』。」中村笑了。

「如果進行順利，你們就能回到當初迷入的時間，時間的彈性會修正誤差吧。」

「再見。」地下運動的人們就要離去。



我不禁向他們喊道：

「等一等。」

他們停下脚步，我向他們問道：

「巴拿德人，不，不限於巴拿德人，應該說外星人，有沒有聽過外星人會攻擊地球的預言？」

中村和岩瀨都沒有回答，兩人看看最年長的醫師。

「不知道。」醫生低聲說：「我從來不曾聽過這種警告，所以才會這麼簡單就被侵略了。如果有人提出警告，預先準備，就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知道了。」我點頭：「再見了。」

「再見。」

我向發着淡光的機體走去。

和我並肩而行的櫻井不解地問道：

「你到底爲了什麼問那個問題？」

我不能立刻回答。我現在才明白，三十年後我們大概還活着。那時我是突然覺察到我們活着的時候可能會受到巴拿德人的攻擊而變成奴隸，所以才提出那個問題。

「我知道了。」現在已經變成好朋友的櫻井微微點頭道：「你是想在回到過去的我們的世界後，把這次事件發表吧。你是想預言三十年後的災禍，把巴拿德人來襲時的損害儘可能抑制在最小限度吧。」

「你知道？」

「當然。」櫻井伸出手來：「古川，在這次事件中我們兩人一直起同甘共苦，如果我們回到過去……順利地回到我們的時代的話，無論如何要到我家來玩，好嗎？」

「當然好。」我握櫻井的手：「也請你到我家來玩。」

兩人互相握着手一會兒之後，才先後登上了機梯。

大家都默默地坐在座位上，連空中小姐都不引導乘客，而站在機門旁邊。她大概在回憶這幾天的惡夢似的經歷。她大概在想要儘可能地忘掉……如果能回到我們自己的時

代的話，要把這幾天認作僅僅是處身於幻影的世界而已。

但是我却沒有這種意思。我決定，在僅僅三十年後就要發生的災禍及自己的生死都不知道的事態來臨前，想辦法讓人們知道，給予警告。就是讓人們把我當作傻瓜，咒罵我，也沒有關係。我想不要把這場惡夢忘記，要做好事先的準備，櫻井大概會和我合作。我們不能不想辦法有備於必然來臨的災害。

飛機已經開始全力疾跑。螺旋槳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不久，飛機飄然昇空。

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眼下的都市廢墟和荒涼已極的跑道。

突然，飛機激烈地搖動，往下一沈的感覺之後，整個座位微微震動。

又是落下的感覺……機內的人們發呆了一下。但是，這時窗外已經是灼烈的夏季陽光在跳躍。

成功了，我們再度通過「時間口袋」回到了原來的時代。中村邦夫爲我們所做的實驗漂亮地成功了。

機內不期然發出了歡呼。

「好極了。」那個中年紳士面向着我這邊喊道：「回來了，好極了，好極了。」

我默默地望着窗外。注視着閃閃發光的海浪……和毫無疑問的羽田飛機場的一排排建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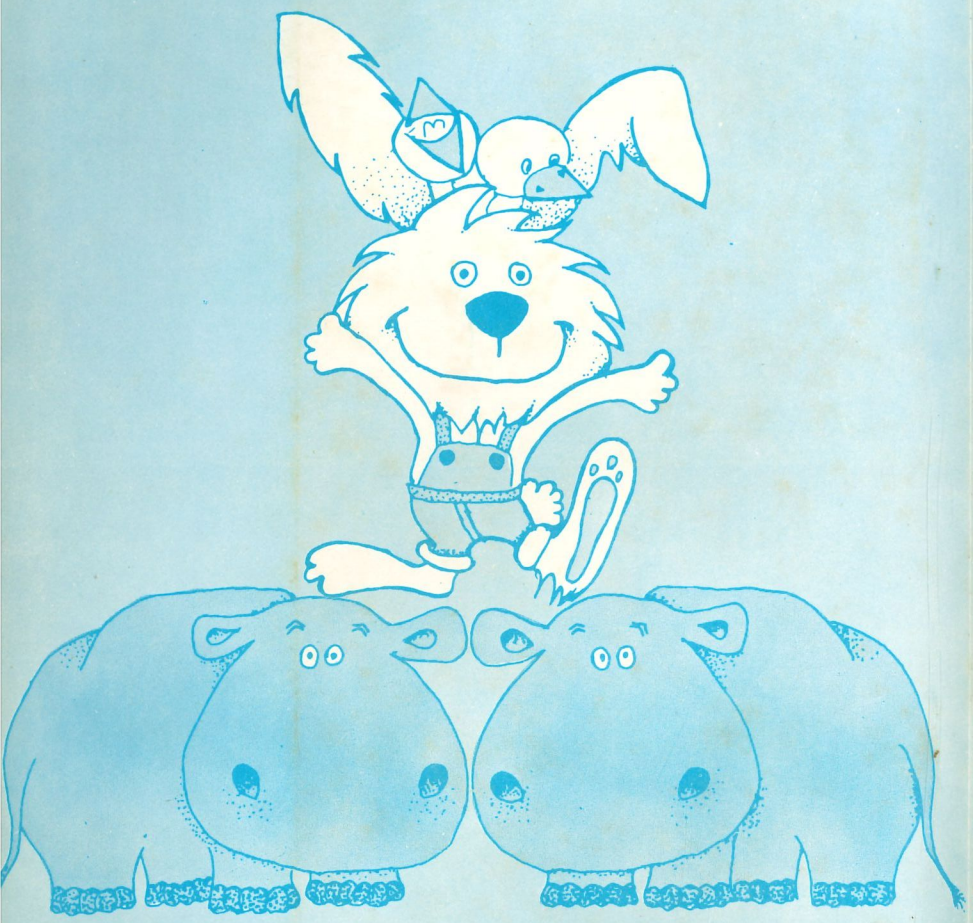
神秘的轉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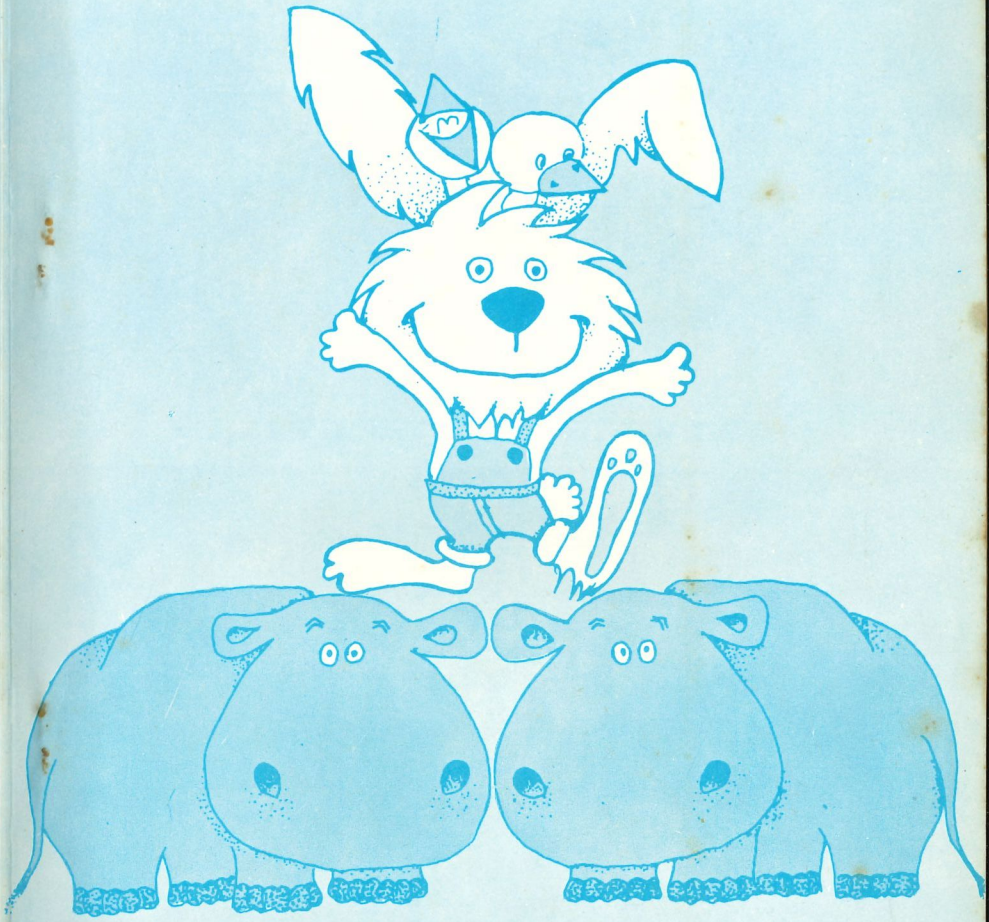
牧童少年文庫 24

著　　者：眉　　村　　卓
譯　　者：徐　　漢　　斌
發 行 者：牧　童　出　版　社
出 版 者：牧　童　出　版　社
臺北市興隆路1段184巷2弄3號
郵政劃撥臺北第18705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677號
發 行 人：姜　　紫　　燕
每冊定價：新　臺　幣　4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67年4月4日
再　　版：中華民國68年3月10日

P 3000379　　S600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徐漢斌

台灣苗栗人
台大外文系畢業
政大外交研究所碩士
曾任國史館館員、中華民國駐橫濱總領事館副領事，現任教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著作：
珍珠港事變前美日交涉經過之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版）
星際戰爭（譯　牧童版）
透明人（譯　牧童版）
環遊世界八十天（譯　牧童版）
山椒大夫（譯　牧童版）
魔鬼的發明（譯　牧童版）
地球末日（譯　牧童版）
竹取翁的故事（譯　牧童版）
神秘的轉學生（譯　牧童版）